

分类号: C916

学校代码: 10363

密 级: 公开

学 号: 2221120120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文化空间
建构实践研究——以芜湖市LH社区为例

论 文 作 者 袁媛

校 内 导 师 包先康

校 外 导 师 胡沐

专业学位类别 社会工作

研究方向 (领域) 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

论文提交日期: 2025 年 5 月 13 日

分类号: C916

密 级: 公开

单位代码: 10363

学 号: 2221120120

题 目

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文化空间建构实践研究
——以芜湖市 LH 社区为例

英文并列

题 目

A Practical Study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lated Neighborhoods:

A Case Study of LH Community in WuHu City

学生姓名:

袁媛

校内导师:

包先康

校外导师:

胡沐

专 业:

社会工作

研究方向:

社会治理与社区发展

论文答辩日期:

2025 年 5 月 10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袁媛

日期：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 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袁媛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2025年5月13日

日期：2025年5月13日

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文化空间建构实践研究

——以芜湖市 LH 社区为例

摘 要

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村改居”社区成为此进程中一种非常态化的社区类型，社区空间形态发生剧烈变化。社区空间的变迁不仅涉及外在物理空间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失地农民”上楼后内在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变革。空间变迁主要有“撤村并居”“村改居”带来的“农民上楼”“集中居住”等形式，不同程度的空间变迁产生不同样式的空间形态。LH 社区是“撤”村“建”居进程下，由多个零散村庄重组的典型村改居社区，包含着复杂的文化因素与文化冲突。作为典型的过渡性社区，其传统的农业生产空间消逝，血缘地缘交织的居住格局被打破，集体空间记忆随之瓦解，社区空间治理的难题接踵而来。在此背景下，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成为破解过渡型社区治理困境的关键切入点。

本文以芜湖市 LH 社区为个案研究，采取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基于空间生产、社区营造和社会资本理论，构建“物质—社会—精神”三维分析框架，探讨社会工作介入“村改居”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路径。研究发现，LH 社区文化空间构建在物理、社会和精神三个层面存在显著问题：物理空间层面，空间未能有效满足居民

日常交往与文化实践需求，功能发挥不足；社会空间层面，居民社会关系网络断裂，社区自组织发育不足，文化活动参与度低；精神空间层面，传统文化空间消解，符号表征消亡，居民身份认同模糊，社区归属感弱化。并在调研下发现社区居民具有物理空间使用、重构社会关系、参与文化活动、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需求。针对上述问题及需求，本文提出社会工作介入的三维路径：在物质性文化空间层面，匹配居民日常交往与文化实践需求，打造多元文化空间和改造社区闲置空间；在社会性文化空间层面，培育社区自组织，开展多元文化活动，重建居民社会关系网络，促进情感联结；在精神性文化空间层面，挖掘社区文化资产，打造社区民俗文化馆，强化居民身份认同与文化自觉。本文聚焦现代性语境下社会结构快速变动对“村改居”社区的冲击，以社区文化空间重构为核心，探索“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新路径，对于提高社区居民文化安全感、归属感和获得感，实现文化的情感复归具有关键作用，为“村改居”社区文化空间治理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关键词：空间生产理论，“村改居”社区，社区文化空间，社区治理，社会工作

A PRACTICAL STUDY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ED NEIGHBORHOODS: A CASE STUDY OF
LH COMMUNITY IN WUHU CITY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has emerged as a unique type of community in this process, characterized by drastic changes in spatial forms.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unity spaces not only involves the alteration of external physical spaces but also signifies the internal shifts in production, lifestyle, and social relationships among "land-lost farmers" after their relocation. Spatial changes, driven by practices such as "village consolidation" and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manifest in forms like "farmers moving into apartments" and "centralized residence," resulting in diverse spatial patterns depending on the extent of

transformation. LH Community, a typical case formed through the consolidation of multiple scattered villages under the "village removal and community establishment" policy, embodies complex cultural factors and conflicts. As a transitional community, it faces the disappearance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paces, the breakdown of kinship and geographical ties in residential patterns, and the disintegration of collective spatial memory, leading to a series of governance challenges. In this context,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spaces has become a critical entry point for addressing the governance dilemmas of transitional communities.

This study takes LH Community in Wuhu City as a case study, employing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Grounded in the theories of spatial production, community building, and social capital, it constructs a three-dimensional "material-social-spiritual"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plore the practical pathways for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spaces in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ed neighborhoods. The research reveals significant issues in LH Community's cultural space construc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at the physical level, the spaces fail to meet residents' needs for daily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s, resulting in underutilization; at the social level,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s are fragmented,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is underdeveloped, and participation in cultural activities is low; at the spiritual level, traditional cultural spaces have dissolved, symbolic representations have vanished, and residents face blurred identity and weakened community belonging. The study also identifies residents' needs for utilizing physical spaces, rebuilding social relationships,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enhancing community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e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and needs, the study proposes a three-dimensional pathway for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at the material cultural space level, creating diverse cultural spaces and repurposing underutilized community spaces to meet residents' needs for daily interaction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t the social cultural space level, fostering community self-organization, organizing divers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rebuilding residents' social networks to strengthen emotional bonds; at the spiritual cultural space level, tapping into community cultural assets, establishing community folk culture museums, and reinforcing residents' identity and cultural consciousness. By focusing on the impact of rapid social structural changes under modernity on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ed neighborhoods and centering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mmunity cultural spaces, this study explores new pathways for community governance. It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enhancing residents' cultural security, sense of belonging, and fulfillment, facilitating emotional reconnection through culture, and provides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ance of cultural spaces in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ed neighborhoods.

YuanYuan (Social Work)

Supervised by Bao Xiankang

KEY WORDS: Spatial Production Theory, "Village-to-Community" Transformation, Community Cultural Space, Community Governance, social work

目 录

第 1 章 绪论	1
1.1 研究背景	1
1.2 研究意义	2
1.2.1 现实意义	2
1.2.2 理论意义	2
1.3 研究现状	3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3
1.3.2 文献简述	7
1.4 研究设计	7
1.4.1 研究方法	7
1.4.2 研究思路	8
第 2 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0
2.1 概念界定	10
2.1.1 “村改居”社区	10
2.1.2 社区文化空间	11
2.2 理论基础	12
2.2.1 社会资本理论	12
2.2.2 社区营造理论	14
2.2.3 空间生产理论	15
第 3 章 芜湖市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背景	18
3.1 社区背景	18
3.1.1 社区历史沿革	18
3.1.2 社区概况	18
3.2 服务背景	19
3.3 LH 社区文化空间问题及需求分析	19
3.3.1 问题诊断	20
3.3.2 现实需求	25
第 4 章 芜湖市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社工介入实践	28
4.1 物质性文化空间：激活社区文化空间，匹配居民需求	28
4.1.1 定位居民需求，打造多元文化空间	28
4.1.2 改造闲置空间，促进社区活化	30
4.1.3 小结	33

4.2 社会性文化空间：培育社区自组织，重构社会关系网络	33
4.2.1 开展社区美食文化小组，培育社会资本	34
4.2.2 重塑社区传统，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38
4.2.3 小结	40
4.3 精神性文化空间：深挖社区文化资产，构筑居民集体记忆	40
4.3.1 发现社区活化石，开设老手艺人课堂	41
4.3.2 征集老物件，打造社区民俗文化馆	43
4.3.3 小结	44
第5章 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成效评估	46
5.1 过程评估	46
5.1.1 服务对象表现评估	46
5.1.2 社会工作者自我表现评估	47
5.2 结果评估	49
5.2.1 空间得以重塑，居民交流增强	49
5.2.2 建立关系网络，情感得以联结	50
5.2.3 身份认同强化，文化自觉提升	51
第6章 结论与反思	54
6.1 研究结论	54
6.1.1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路径	54
6.1.2 不同类型社区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	55
6.2 实践反思	56
6.2.1 社会工作者应注重挖掘文化资源	56
6.2.2 社会空间治理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56
6.2.3 社会组织需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57
6.2.4 社会工作应拓展空间想象力	58
参考文献	59
附录	64
致谢	68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2021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社区治理”延伸覆盖的三级治理体系。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成单元，城乡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主要阵地，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治理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是基层基础，只有基础坚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而社区是社会工作的重要实践场域。

社区作为以血缘或地缘为基础的生活共同体，不仅是居民日常生活的载体，“更是一种文化层面的存在形态”，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社区已逐渐演变成为实施社会政策的“最后一公里”、连接个体与国家治理的纽带。中国社会经历了从“乡土社会”向“城乡社会”的演变，社会结构的转型使传统熟人社会网络逐渐瓦解，居民关系日渐疏离，社区凝聚力下降。在此背景下，社区治理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个体参与度不足、关系失调、文化失序、信任缺失等复杂问题。文化一词本身带有治理的属性，文化空间的塑造更是具有社会治理的功能与特征，是破解社区治理难题的良方。

文化空间的塑造不仅是物理场所的更新，更是社会关系修复与文化认同重构的手段。通过激活地方性文化资源，文化空间能够成为社区精神文化的载体，居民交流互动的平台，在此开展文化活动能够唤醒居民的集体记忆，通过共同参与的过程又能形成新的社会联结。“空间—文化—关系”三者的互嵌联动使文化空间的塑造成一种兼具柔性韧性的治理工具，为社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有活力的文化基础。因此，社区文化空间构建是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抓手，也

是创新基层治理、破解基层社会治理困境的重要实践，在基层治理中具有引领作用。社会工作也依托社会组织下沉到社区，作为社区治理中重要的参与主体，社工具备专业的知识、技巧和能力，通过深入调研和精准识别居民的文化需求，设计出符合居民期望的文化活动与空间规划方案，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参与感。其次，通过组织文化活动、培育社区自组织等方式，将文化空间转化为社会关系的“修复场”与公共精神的“培育器”。最后，链接资源，深入挖掘和传承社区本土文化，激发居民的文化认同与自豪感，培育社区共同的文化意识，为社区治理注入精神动力。建构社区文化空间以文化为媒介、以空间为载体，推动社区关系重建，不仅回应了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更为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了创新路径。

1.2 研究意义

1.2.1 现实意义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空间社会学研究日益凸显其重要性，空间所承载的社会属性也愈发受到学界关注，本研究从空间维度切入，聚焦“村改居”社区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问题，并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开展实践探索。对文献梳理后发现，当前学界对“村改居”社区治理的探讨多局限在把空间视为单纯的物理场域，忽视了其在秩序重构、社会关系调整、积累社会资本、培育社区认同等方面的潜在价值。基于此，本研究选取典型“村改居”社区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理论深入剖析社区现状及其面临的挑战，同时借助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将人文关怀、专业技术和实践经验渗透到社区空间转型过程，着力推动社区文化空间的功能转型与治理模式创新，帮助居民建立对社区文化空间的精神认同。

1.2.2 理论意义

通过查阅文献来看，目前，学界关于社区文化空间构建多从文学、建筑学、地理学、城市规划等学科背景角度进行探讨，也有研究基于空间理论强调社会工作在空间改造和功能优化中的作用，但较少从整体性和专门性的角度出发，系统探讨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空间再生产解决复杂的治理问题，尤其是城乡转型背景下的社区治理问题。本研究力图突破传统社会工作仅关注个体和群体的范式，转向文化空间本身的生产与再生产，强调社会工作者在空间赋权和社会资源整合中的独特角色，系统性地梳理和分析社会工作如何通过搭建物质空间载体、重构社会

交往关系和重塑社区文化认同去推动建构社区文化空间,深化了空间治理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和空间治理中的应用边界,充实了社区文化空间领域的交叉研究。

1.3 研究现状

1.3.1 国内外研究现状

1.3.1.1 关于“村改居”社区的研究

村改居社区是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特色产物,具有鲜明的中国地域特点,国外虽然没有“村改居”社区的说法,但西方城市扩张过程中形成的边缘性社区,与我国这类转型社区具有可比性历史逻辑,都是社会结构变革导致从传统农业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型,因此可为解析我国村改居社区转型提供理论参照。德国人文地理学家赫伯特·路易斯(H.Louis)(1936)在研究柏林城市空间结构时首次提出了城市边缘社区的概念。他在实地考察中发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部分毗邻城市边界地区的农业用地逐渐被征用,慢慢演变成“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s),意为原先城市外围边缘区域被扩展成为市区的那一部分区域^[1]。安德鲁斯(R.B.Andrews)(1942)提出的“乡村城市边缘地带”也是相类似的概念,强调经济中心的辐射效应会导致城市外围区域形成农业与工业用地相互交织的区域^[2]。威尔文(Wehrwein)(1942)基于对这类区域特征的深入观察,将其界定为兼具工农业属性且人口显著增长的特殊地理空间,并提出“城市边缘区”这一概念^[3]。在既有理论研究基础上,学术界持续深化对城乡过渡区域的概念化研究,较为权威的是R.G.Pryor(1968)提出的“乡村—城市过渡区”(Rural-Urban Fringe)这一概念,他系统分析城市边缘地带的经济活动和人口发展趋势,认为“城市边缘区”应该是一个包含城市外围延伸区、乡村腹地以及城乡交错地带的复合型地理空间^[4]。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Carter为首的学者们对该领域研究进行了理论创新,他们批判性地指出,传统空间的研究已经难以分析当下城市边缘区域日益复杂地演变趋势,认为应该从社会结构和人口动态等角度展开深入研究。

^[1] Louis H.Die geographische gliederung von Gross-Berlin(M).Stuttgart,Germany:Englehorn.1936:146-171.

^[2] Andrews, R.B. Elements in the Urban Fringe Pattern.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1942,18(5):168-183.

^[3] Wehrwein G S. The Rural Urban Fringe[J]. Economic Geography,1942, 18:217-228.

^[4] Pryor R J. Defining the Rural Urban Fringe[J].Social Forces,1968,47(2):202.

自 20 世纪初社会学与人类学作为学科体系初步建立以来,社区研究便成了洞察中国社会结构的方向。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乡社会结构经历了深刻的变革,以“村改居”为特点的过渡型社区快速涌现,使其迅速成为城乡发展研究领域的热点。李培林(2002)对一个由于城市扩建而在广州出现的城中村进行研究,提出“村改居”社区作为一种新型社区形态,兼具城市与乡村双重景观特征^[5]。在此基础上,顾永红等(2014)进一步阐释“村改居”社区的制度内涵,实质是通过农民市民化和村委会居委会化的双重转型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新型社区形态^[6]。国内较多学者从“村改居”社区治理角度讨论研究,赵志虎和陈晓枫(2019)从社区治理能力建设的视角出发,强调针对“村改居”社区具有的过渡性特征,通过培育自治能力、优化治理环境、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以及加强组织人才建设等途径提升社区治理效能^[7]。刘红等(2018)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主张构建由基层政府、自治组织、居民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治理共同体,以达到协同治理的目的^[8]。黄成亮(2019)则着重探讨“村改居”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提出通过强化党委领导、畅通互动渠道、建设生活共同体、搭建信息平台和完善服务体系等措施,破解社区认同感和凝聚力不足的难题^[9]。崔宝琛和彭华民(2020)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揭示了“村改居”社区的多重治理困境,包括在物质空间上公共空间形象混乱、在关系空间上居民社会关系网络断裂、意义空间上居民集体认同消解和社会空间上基层组织并轨等问题^[10]。

1.3.1.1 关于社区文化空间的研究

“文化空间”这一概念最早由国外学者提出, Henri Lefebvre (1992) 最先划分了多种空间类型,包括具体空间、共享空间、抽象空间、绝对空间等,其中就包括文化空间^[11]。国外城市文化空间的研究强调其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 Fuoss (1995) 从辩证视角分析了社区文化活动与社区发展的互动关系,指出社区作为

^[5] 李培林. 巨变: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01):168-179+209.

^[6] 顾永红, 向德平, 胡振光. “村改居”社区: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03):107-112.

^[7] 赵志虎, 陈晓枫. 加强自治,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J]. 人民论坛, 2019(33):62-63.

^[8] 刘红, 张洪雨, 王娟.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18(05):153-162.

^[9] 黄成亮.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J]. 中州学刊, 2019(02):80-85.

^[10] 崔宝琛, 彭华民. 空间重构视角下“村改居”社区治理[J]. 甘肃社会科学, 2020(03):76-83.

^[1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2.

社会生活的载体，其文化空间是社会关系的延伸，城市社区文化空间承载居民的日常交往与活动，通过一系列的实践活动强化居民之间的社会联结^[12]。关于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建设的研究，盖尔（1992）提出了人性化的设计理念，强调理想的公共空间应当具备以下特征：能够让人们轻松自如地出入，能够在城市和建筑物中获得愉悦体验，能够促进人们在空间中的面对面交流与互动^[13]。美国建筑师科拉伦斯·佩里（1992）提出了城市邻里单元理念，即在城市居住区内部划分为相对独立的邻里单元，并在其中配置生活服务和商业设施，以此促进社区居民的聚集互动，提升其归属感与情感联系^[14]。美国社会学家 Robert D.Putnam（2011）通过对美国社区的实证研究发现，社区衰落的本质是社区文化的衰退，这种衰退导致了社区社会资本等核心共同体要素流失，他强调社区复兴的核心在于重建以社会资本为核心的社区文化体系^[15]。与此相呼应，Soja（2015）认为城市文化空间是多重社会要素的组合，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重要载体，它不仅承载着居民的文化需求，在维系社会秩序方面也发挥着关键作用^[16]。在理论指导下，国外社区文化空间的服务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特征，既涵盖文化遗产保护、公共艺术创新，又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均衡发展，满足弱势群体的文化需求。

我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启动城市社区建设以来，社区公共服务始终是基层治理创新的核心内容。经过 30 余年的持续推进，我国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已形成全域覆盖，基础性文化服务的普惠供给基本实现。但随着社区居民文化需求的多元化发展，现有公共文化空间服务品质有待提升。目前，国内学术界围绕社区文化空间的研究多聚焦于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从广义上看，文化空间既是具象化的功能载体，又是抽象化的文化意义符号，社区文化空间的概念不仅限于物理环境，还涉及居民、文化活动及社会交往等多个层面，既是社区居民开展公共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也是承载社会关系与精神文化生活的交流平台，在促进社区认同、培育公共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治理价值。陈波、张洁娴（2017）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我国社区文化空间建设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参与主体缺失、资源利用率低下、理论支撑不足以及保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对此从物理空间优化、服务体

^[12] Fuoss K W. "Community" contested, imagined, and performed: Cultural performance, contest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 organized-labor social drama[J].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1995,15(2):79-98.

^[13] 杨·盖尔.交往与空间[M].何人可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44.

^[14] 李效梅,袁雪峰.基于邻里单元思想的居住区设计再认识[J].四川建筑科学研究,2008(02):197~199.

^[15]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16] Soja E W.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J].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2015,70(2): 207-225.

系完善和人才队伍建设三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17]。曾莉（2020）从情感治理视角切入，强调社区文化空间进行再造应注重居民的情感体验，通过增强参与感和促进交往互动来培育社区认同构建社区交往共同体^[18]。尽管社区文化空间建设取得显著进展，但实践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凌嘉彤和高鉴国（2017）的研究表明，目前大多数社区文化设施利用率偏低，对特殊群体的关注不足且对居民的开放性不够^[19]。王子琪、付昭伟（2020）进一步揭示了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中的文化设施“供需错位”、空间缺乏特色，吸引力不足，文化活动质量欠佳等突出问题^[20]。郑萍（2011）认为社区文化建设的核心在于培养社区居民公共意识、提高相互协作能力与文化主体意识，通过增加社会资本存量来建立社区文化内生发展机制，从而实现社区文化建设回归到“以人为本”的目标^[21]。

1.3.1.3 关于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研究

在社会工作领域中，以专业方法介入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既是对社区治理方式的创新，也是体现社会工作内涵及价值的践行。当前，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存在明显弱化的趋势，主要表现为参与主体空心化、公共文化服务形式化以及传统文化价值悬浮化。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理应“以形塑共同价值认同为内核，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质量为目标”，切实满足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助力实现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追求。林淼（2012）指出“文化流失不只是社区的问题，不只是社区个人的问题”。作者以亲身经历的文化保护实践为基础探讨整合型社会工作传承和保护文化的可能性，通过结合民宿、祠堂和乡村博物馆，打造社区文化空间，构建文化活态社区。并用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理念来发展妇女小组，让其维护社区文化空间，帮助其实现可持续的生计和文化发展^[22]。萧子扬（2020）认为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振兴面临公共文化空间不足、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的困境，提出用优势视角进行社会治理，并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助

^[17] 陈波,张洁娴.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现实与未来设计——基于全国17省46社区的考察[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06):23-31.

^[18] 曾莉,周慧慧,龚政.情感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天平社区的实地调查[J].中国行政管理,2020(01):46-52.

^[19] 凌嘉彤,高鉴国.中国社区文化中心服务标准化研究——基于上海,济南和青岛三市的调查[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7(6):56-59.

^[20] 王子琪,付昭伟.弹性、活性、粘性:再论城市文化空间的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20(8):146-148.

^[21] 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1):115-118.

^[22] 林淼.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的整合社会工作——一个广州从化乡村项目的个案研究[J].社会工作,2012(04):35-39+43.

推乡村文化振兴发展^[23]。姜鹤、汪新建（2021）在讨论过渡性社区如何长效治理问题中，指出通过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可以达致居民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与社区之间的关系联结，通过联结多方主体力量，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打造便于居民社会互动的公共空间，培育社区公共文化空间，提升居民自治能力，通过家园属性的强调凝聚居民情感，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24]。张和清（2021）认为从优势视角和资产为本出发，以局内人的身份扎根社区，持续深入发掘被忽略、被边缘化的社区文化资产，通过参与式打造文化博物馆，能够有效增强村民认同感和文化自信，激发村庄内生文化动力，促进社区内源性发展^[25]。陈莹（2023）基于场景理论的分析，选取3个不同类型的农村，探究农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建构，发现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6]。

1.3.2 文献简述

在对相关核心概念的研究进行梳理后，发现国内外学者围绕这些议题已展开较为深入的探讨，但对社会工作与社区文化空间关系的探讨仍显不足。虽然部分学者开始关注空间在社会工作中的重要性，并尝试将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产相结合，运用空间思维解决治理问题，但这些研究大多仅在实践中附带提及空间概念，研究视角分散，未能对社会工作与空间再生产之间的关联和逻辑进行整体性、系统性和专门性的深入探讨。此外，社会工作介入路径的研究多局限于个案经验总结，尚未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实践框架。因此，本文从一线实践经验出发，对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过程进行具体分析，基于实践环节拆分文化空间概念，对整个实践过程进行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以期在社区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1.4 研究设计

1.4.1 研究方法

1.4.1.1 参与观察法

^[23] 萧子扬. “优势治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J]. 图书馆, 2020 (04): 1-7+28.

^[24] 姜鹤, 汪新建. 城市化过程中过渡型社区的长效治理：“三社联动”的视角[J]. 城市观察, 2021 (03): 143-152.

^[25] 张和清. 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D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J]. 思想战线, 2021, 47 (02): 21-29.

^[26] 陈莹. 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服务路径优化——基于场景理论的分析[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2 (01): 32-40.

笔者于 2023 年 7 月进入 YQ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进行专业实习，并以兼职社工的身份参与项目的日常运行与活动实施。在实习过程中，笔者对 LH 社区进行了细致地了解，进行多次走访与调研，获取了社区内各主体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后与机构负责人合力撰写项目申报书，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笔者主持策划了多项活动并积极协助参与其中，不断反思工作中暴露出的实际问题，分析居民、社区等多方主体的深层次需求。通过实际地参与和全方位地观察，笔者直接掌握了与项目有关的第一手资料，为本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1.4.1.2 访谈法

半结构式访谈是一种介于非结构式和全结构式之间的访谈形式，指研究者基于一个粗线条式的访谈提纲，以较为灵活的方式开展的非正式访谈。本研究以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主任 1 人，一线社工 1 人，社区工作人员 4 人，居民骨干 10 人，居民 17 人为主要访谈对象。按照相关资料与现实情况拟定访谈提纲，通过日常活动与专门探访，客观分析社会工作如何更有效介入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获取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多方主体的态度与意见。

1.4.2 研究思路

LH 社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村改居”社区，由原十里村、九龙村等 14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情况较为复杂，居民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是当地体量较大的“村改居”社区，在该社区进行相关研究能为其他同类型社区的社区治理、文化治理、文化建设提供一定经验参考。本文以 LH 社区为研究对象，通过前期对文献的阅读与梳理，了解了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相关理论与多个社区营造的成功模式，同时结合前期的社区需求调研，并运用参与式观察、访谈等方法收集资料，对社区基本情况、项目实施有了一定认知与分析，在空间生产、社会资本及社区营造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探讨芜湖市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过程。具体思路如下图：

图 1-1 研究思路图



第2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 概念界定

2.1.1 “村改居”社区

“村改居”社区代表的是一种新型的城市转型社区,是我国特有的社区形态,它巧妙地融合了传统农村村落与城市化建设规划。这种社区既非自然形成的城市社区,也不同于传统的乡土村落,而是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过渡的中间阶段^[27],向城市社区过渡的过程中,社区管理体制和居民身份性质发生了深刻变化,从村民过渡为居民,组织结构上也从传统的村委会转变为现代化的社区居委会,“乡土性”逐渐减弱,“城市性”逐渐增强,因此,“村改居”呈现出“非城非乡、亦城亦乡”^[28]的独特特征。

目前,“村改居”社区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还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全国各地的“村改居”社区的形成过程、具体形态和治理方式都各不相同,学者们均按照自己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对这类社区进行界定。纪芳(2023)通过系统梳理村改居社区的发展历程与研究脉络,指出此类社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土地非农化的产物,属于典型的半城市化社区,发展进程中经济结构、人口构成、空间布局以及社会关系结构均发生显著转变^[29]。吴莹(2017)通过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发现不同地区的城市化路径、土地治理模式及安置方式上的差异催生了不同类型的“村改居”社区。由于各地的城市化开发及土地整理模式不同,“村改居”社区大致可以划分为城市扩张型、新城开发型和土地流转型三种类型^[30]。

本文所研究的社区是指在城镇化整体推进过程中将两个及以上自然村或行政村拆迁合并、集中流转,村民在特定时限内集中迁入统一规划的新型住宅区,失去与土地的有机联结后,居民生产活动迅速向非农领域转移,生活方式随之发生根本性转变,居住空间经历结构性重组,最终才形成的新的社区生活共同体^[31]。

^[27] 屈群苹,孙旭友.“非城非乡”:“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的演进逻辑——基于浙江省H市宋村的考察[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05):112-118+148.

^[28] 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03):87-90.

^[29] 纪芳.村改居社区的概念辨析及其性质特征[J].农村经济,2023(01):63-74.

^[30] 吴莹.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06):94-116+244.

^[31] 吴宗友,丁京.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与包容性治理[J].中州学刊,2022,(06):62-70.

2.1.2 社区文化空间

社区一词最早由费迪南德·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提出，其根源于德语中的“Gemeinschaft”，原指“共同体”。在滕尼斯看来，社区是在地域性、共同意识、直接互动以及情感联系基础上自发形成的生活共同体^[32]。在国内，首次出现“社区”一词是由费孝通等人进行翻译。“社区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社会。……这个社会基于两种不同的人群关系之上：血缘和地缘^[33]。”2000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的《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中首次从官方层面对“社区”概念进行了明确界定，将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这与滕尼斯提出的“地缘共同体”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了社区作为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本质属性，不仅仅将社区视为一个生活空间，更突出其作为情感空间和精神文化供给空间的功能定位^[34]。

文化空间的理论渊源可追溯至法国学者亨利·列斐伏尔1974年出版的《空间的生产》。其中首次提出了文化空间的概念，但他并未对其进行深入阐释。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宣布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中对“文化空间”进行了明确定义，将其界定为“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场所”，这一定义明确了文化空间社会属性的可操作性。伍乐平、张晓萍（2016）通过对国内外“文化空间”相关文献的梳理，结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对其发展和应用进行了归纳和反思，指出“文化空间”不应该局限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或都市研究领域，它既包括一定范围内的物质空间载体，也包括这一空间内的思想文化、观念意识以及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35]。在当代中国基层文化治理实践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呈现出鲜明的政策驱动性，政府主导建设的社区图书馆、综合文化活动站等物理空间都可被视为社区文化空间。然而，其内涵远不止于此，而应包含更丰富的文化实践与社会互动形式。社区居民“聚集到同一个公共空间内，通过共同关注或从事的文化活动形成互动，建立认知与情感方面的联系，从而编织新的人际关系网络^[36]。”这种文化互动行为下自发产生的动

^[32]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8。

^[33] 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J]，群言，2000（08）：13-15。

^[34] 黄江平，社区文化空间的多元建构——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为例[J]，上海文化，2013（12）：50-59。

^[35] 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3）：7-12。

^[36] 谢锡文，郭佳琦，空间制造：文化社区、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基于“文学生活馆”公共文化空间建构

态场域，同样应被纳入社区文化空间的范畴。

因而本文所论述的社区文化空间可理解为一个整体性概念，不仅限于社区生活所依托的物理场域，还包括了文化资源、文化活动、文化机制等内容^[37]。具体包含三个方面：物质空间、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物质空间是指社区内具体的物理场所或环境，包括图书室、公园、文化广场等能够容纳文化活动的场所，这些空间是居民文化活动、思想交流的空间载体；社会空间是指社区居民在特定物质空间中通过互动、交往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居民间互动交往结成的血缘、业缘、地缘等广泛的社会关联与羁绊，成为社区生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这一层面强调文化空间作为社会生活和社区交往的舞台，通过社会认同和社会交往促进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持；精神空间是最抽象、最具主观性，是个体拥有共享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以及精神归属。精神空间通过意义和价值观的传递，塑造了社区的文化氛围，增强了居民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是物质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聚合体。总的来说，社区文化空间是居民公共交往的物质空间，承载着某种固定结构的社区交往方式，是社区文化内涵的映射，是居民共同体意识的集中体现。因此，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不仅指代社区文化场所或文化设施的更新改造，也意味着依附于它的社会关系的重构、居民主体性的凸显、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再塑造。

2.2 理论基础

2.2.1 社会资本理论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可追溯至 Hanifan（1916）发表的《农村学校社区中心》一文，在该研究中，哈尼范提出了一个富有洞见的观点：与房屋、私人财产、金钱等有形资产相比，诸如友谊、道德、同情心和社会互动等无形资产更能提升物质资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价值，他将这些无形资产统称为“社会资本”^[38]。法国学者布迪厄对社会资本的阐释，使其逐渐发展为学术界普遍接受的科学范式，并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多个领域。布迪厄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现实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

的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04):12-18.

^[37] 王承旭. 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J]. 规划师, 2006, (04):69-72.

^[38] Hanifan, L.J. 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16, 67(1).

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39]。”随后，国外学者持续深化研究，不断拓展和丰富社会资本理论的内涵与外延。Coleman（1990）从功能主义视角对社会资本下定义，“社会资本包括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它能够促进处于结构中的个人或集体行动者的某些行动。”“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40]。同时他把社会资本的表现形式概述为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集大成者，Putnam（1993）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并给出了社会资本的经典定义：“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41]。”作为社会资源理论的首倡者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从嵌入于社会网络的资源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植根于社会网络和社会关系中，因此，林南把社会资本界定为“在具有期望回报的社会关系中进行投资”。这种一般界定与所有对该讨论做出贡献的学者的各种表述一致（例如，Bourdieu，1986；Burt，1992；Coleman，1988，1990；Erickson，1996；Flap，1991；Lin，1982；Portes，1998；Putnam，1993，1995）^[42]。至此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逐步清晰，学者们围绕信任、参与、互惠、社会网络、制度及规范等方面展开了深入探索和系统论述。我国学者张文宏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于各个层面的行动者所能够调动的社会资源总和，通过正式或非正式的规范和价值观建构社会信任，推动社会参与，以达成行动者的集体目标”^[43]。方亚琴、夏建中（2019）则认为社会资本会对居民公共参与产生积极的影响，是解决社区治理困境的一种有效机制，它是一个多维概念，由网格、信任、规范等多种要素构成，能够从多方面促进社区参与^[44]。

社会资本存量优势与网络化结构特征，通过促进主体间信任机制与协作关系的形成，不仅能够提升社区治理效能，更对文化空间的意义生产产生建构性影响。LH社区蕴藏着丰富的社会资本：首先，以地方志、口述史为载体形成的历史记

^[39]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6: 286.

^[40] Coleman, J. S. 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02.

^[41] Putnam, R. D. Robert Leonardi, and Raffaella Y. Nanetti.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167.

^[42] 张文宏. 社会资本: 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03(04): 23-35.

^[43] 张文宏. 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J]. 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74(05): 148-155.

^[44] 方亚琴, 夏建中. 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07): 64-84+205-206.

忆系统构成文化认同基础；其次，基层党组织引领的协商议事机制培育了高密度的社会信任网络；再次，政社协同机制通过购买服务、项目制运作等方式实现了制度性资本的持续输入。社会工作以专业方法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过程，一方面发挥链接资源的专业优势为社区文娱组织的发展以及社区文化建设提供完备的制度保障和资金支持，促进其长效发展；另一方面利用现有资源培育新的社会资本，社会工作者通过重塑社区传统、丰富社区文化活动、开展专业小组服务，增强居民之间的互动、合作、信任，加强个体与集体之间的情感联结，在一定程度上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2.2.2 社区营造理论

“社区营造”这一概念发端于 1960 年代日本民间的社区改造运动。二战以后，日本工业迅速发展，对自然和社会环境产生大量破坏，以致这个时期形成了反对大规模开发的市民运动。1994 年，台湾地区为应对区域发展失衡与经济增长疲软的双重挑战，相关部门推出了“社区总体营造计划”，该计划以文化复兴为战略支点，通过整合环境治理、产业振兴与共同体意识培育等多维目标进行社区营造，让居民参与地方发展。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社区营造”在台湾已经从一个流行语变成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日本社区营造泰斗宫崎清将社区营造分为“人、文、地、产、景”五大核心要素，这一主张是目前社区营造领域中应用最广的理论之一。社区营造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建设，更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过程，空间只是一个载体，真正决定社区品质的是社会环境和居民互动。社区营造需要外在资源的介入和内在资源的活化，同时也需要社会关系网络建构和社会资本培育^[45]。因此社区营造不仅仅是建设一个好的物理环境，而是创造一个更具归属感、更有文化认同、更富有活力的社区。通过文化活动、居民参与、环境治理，让居民在社区中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如共享、互助、可持续发展，进而塑造社区独特的生活方式。

中国大陆的社区营造本身得益于台湾社区营造观念的传播，真正实践始于 2008 年汶川地震后的灾区社区重建工作。此后，学术界持续深化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将“社区营造”这一理论因地制宜应用于多个特殊场景下，比如少数民族地区社区发展、疫情防控背景下的社区治理、脱贫攻坚战略下的社区建设以及

^[45] 张景浩. 上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22.

城市更新过程中的社区改造等；在实践中，学者们总结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营造模式，如雷山村的赋权型模式、莫干山的互嵌式模式以及袁家村的整合型模式等典型案例^[46]。闵学勤（2018）认为社区营造是指由社区空间更新和美化为基础，以实现居民美好生活为愿景，依托社区本土文化特色，整合多元主体力量的可持续协同行动过程^[47]。我国部分学者也逐步将社区营造应用于社区治理工作中，即社会工作在提供社会服务时可根据社区实际情况，结合多方主体力量，调动社区居民参与，助推社区治理进程。如余华（2018）认为社区营造有力量将商品房社区转变为具有地方归属感的社区，社区发展需要物质空间，同时也需要协商空间，激发居民主体性，充分参与社区活动，形塑居民的归属感^[48]。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方法，系统整合社区内生资源与外部支持网络，致力于实现更新社区物理空间、重塑景观、优化文化服务内容的目标。不同于传统快速开发模式，侧重于物质空间建设，社区营造更加强调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机制的构建。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角色由传统的决策主导者转变为资源协调者与能力建设者，而社区居民则发挥着核心作用，具有主导地位，居民积极参与是激活社区内生动力、推动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社区营造从问题导向转变为资源导向，立足社区现有优势资源，塑造社区独有文化特性。同时，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热情和意识。社区意识建构才能真正营造社区，实现社区由“自在”到“自为”的过程^[49]，即通过一系列制度规范与引导，鼓励社区主体积极地参与其中，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治理和建设的热情，逐步建立起相互熟识、认同和合作的社区网络，最终形成社区认同和群体归属感。社区营造的本质就是多元主体介入下社区内部力量主导社区文化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过程，也是人地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造过程。

2.2.3 空间生产理论

空间生产理论由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提出，其核心思想是：“空间是社会生产”^[50]。这一理论突破了将空间视为物质生产容器的传统观点，转而将空间本身作为社会生产的对象，强调空间不仅是社会实践的结果，更是生

^[46] 刘祖云,王太文.“社区营造”:理论渊源及其理论转译[J].理论探讨,2023,(05):62-69.

^[47] 闵学勤.社区营造:通往公共美好生活的可能及可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06):55-62.

^[48] 余华.社区营造:协商空间的构建及地方归属感——以杭州良渚文化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1):19-26

^[49] 夏铸九.一个批判性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研实践[J].新建筑,2007(06):6-10.

^[50] 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10-14.

产力、生产关系和政治意识形态的载体。列斐伏尔将空间的社会性嵌入到社会的互动关系和空间逻辑秩序中，提出“空间三元辩证法”，即“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和“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实现了从“空间中的生产”到“空间的生产”的范式转换，为社会空间的建构与变迁提供了全新的分析视角和理论工具。

“空间的实践”是指被感知的物质空间，对应日常生活中个体和社会群体通过物质活动、行为、互动所形成的空间。这种空间不仅是被感知的空间，也是通过实践得以生产和再生产的社会空间。在本质上，空间的实践体现为一种物质性的生产过程，即人们在实际使用、改造、重塑空间时所进行的各种社会活动和实践，既包括对空间事物的感知，如空间中原有的文化形态、文化资源等方面的感知与归纳；又包括对空间事物的实践，如物质环境、自然生态、道路、建筑等方面的更新重构。

“空间的表征”是指理想化、概念化的空间，与生产关系的秩序或设计密切相关。它是指引物理空间实践的概念模型，更是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在空间中得以体现的具体形式。通常是由政策决策者、专业设计师、规划师、技术专家和社会团体等共同构建的理想化空间，反映了文化特征、社会价值观、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对社会空间建构的控制。当空间被规划、设计并被社会成员接受时，它将影响到人们的行为、互动和身份认同。空间的表征通过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最终转化为现实中实际的空间形式和社会行为。

“表征的空间”是指使用者的空间，是那些被实际使用、被社会成员在日常生活中赋予意义的空间。“表征的空间”并非纯粹是物理的空间，它是一种人们生活所亲身经历的本真性的空间，是社会互动和文化活动的载体，承载着社区、家庭和个人的日常实践和文化表现。表征空间所强调的是每个使用者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都会对所处空间赋予特定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列斐伏尔“空间三元辩证法”理论，社区文化空间作为一种社会空间的特殊形式，兼具物质属性、社会属性和精神属性，既是物质空间的生产场域，也是社会关系的交织网络，更是文化价值与情感认同的生成场所。在文化空间的生产中，文化空间表征、文化空间实践与文化表征空间相互影响、层层递进、螺旋

上升,形成了自身建构与循环建构的体系^[51]。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承载了居民的文化实践,成为连接社区社会关系、激发集体认同的重要平台,在情感维系和社会治理中发挥深远作用。以文化空间生产视角为理论依据,可以解释 LH 社区文化空间的现状,并为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提供行动指导,推动社区从物质空间到社会关系再到精神认同的全面重构。

^[51] 范颖,周波,唐柳. 基于文化空间生产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路径[J]. 规划师, 2019, 35(13):62-69.

第3章 芜湖市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背景

3.1 社区背景

3.1.1 社区历史沿革

1998 年社区建成,农村转变为城镇,村民转变为居民,同时,社会上的各类企业开始进驻社区周围,带动了这一区域范围内的工业发展,也促进了社区居民的就业,有效帮助了该社区居民的身份转变;2000 年,临近该社区的高校——安徽师范大学,开始了征地建校,并于 2004 年完工,进入招生阶段。同年,周围已有 7 所大学陆续建成,也为社区注入了更多新鲜血液;2002 年,社区周围的道路开始修建,交通逐渐完善,也正式开通了第一辆公交车,随着后面慢慢地改善,交通越来越发达,居民生活越来越方便;2003 年是社区居民从分散向集中的转折点,居民依靠周边的公司和企业找工作,这一年居民就业率明显提高,大多为工人身份。同时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也逐渐发展起来,如广场舞等;2005 至 2006 年是一个大拆除、大建设的时期,这一时期,各种符合时代潮流的建设开始,社区的大市场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建成的;2008 年,社区的漕港小学建成,为社区内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提供便利和福利;2009 年,社区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政策实施完善,居民开始享受居民医保、低保、救助等保障;2011 年,社区改造完成。此外,社区内 50-60 周岁的老百姓可以拿到生活补助金;2012 年,十八大强调了社区的党建工作;2014 年,在城市化的快速扩张中,毗邻都市的乡村区域首当其冲地被卷入现代化浪潮,95%的土地房屋被征用拆迁,分散在多个自然村的村民被整体安置到漕港新区。从传统村落向城市社区,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LH 社区正处于“城乡混合”的过渡型社会形态中,传统熟人社会的集体认同机制逐渐消解,而现代社区的公共行动逻辑尚未成型,社区治理效能持续弱化^[52]。

3.1.2 社区概况

LH 社区位于漕港新镇西区,东接高校园区,南临高新区,是漕港新镇的重

^[52] 黄海平. 城镇化道路上的夹层:城乡结合部“村改居”社区考察[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5(06):114-124.

要城市功能区。社区地理边界明确，东至漳河路，西抵长江南路，南达峨山路，北连纬七路。总占地面积 0.5 万平方公里。目前社区共辖 4579 户居民，常住人口约 11210 人。60 岁及以上超过 2000 人，青少年群体约 1000 人，另有残障人士 350 人左右、170 户低保家庭、30 名优抚对象以及约 400 名退役军人，领取社会救助补贴的约有 950 人左右。社区党委现有社区工作人员 12 人，其中 6 名两委委员，4 名社工，2 名退役士官，现有党员 244 人，设 4 个二级党支部、12 个党小组，8 个非公党组织。社区基础设施配置较为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分布合理。辖区内有漕港西区 1 个住宅小区，健身广场、廉政文化广场、公立小学、公立医院、农贸市场、私立幼儿园各 1 所，社区还建有 3 所公共厕所、1 个足球场和 1 个篮球场，以及 1 处公共水系，港商业综合体 1 座，满足居民日常休闲需求。

3.2 服务背景

2019 年 7 月，芜湖市为贯彻落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关于鼓励和规范社会组织积极有序参与社会治理的意见》文件精神，进一步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创新，推动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决定开展芜湖市第五届社会组织公益创投。在芜湖市民政局公益创投项目的支持下，LH 社区开始引入社会工作机构开展社区治理。2019 年 10 月，YQ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入驻 LH 社区开展专业服务。前期，机构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服务，对救助对象和弱势群体开展周期性探访服务，帮助困难、弱势群体改善生活困境，促进其社会融入。该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行政辅助者和资源协调者角色，目标是用专业服务帮助居民改善生活困境，与社区主体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2023 年 5 月，社会工作者在前期服务和深度评估的基础上发现，LH 社区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虽然物质条件有所改善，但社区居民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单一，缺乏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和公共空间，难以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直线下降，社区凝聚力不足。基于此，YQ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决定将服务重点转向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旨在通过专业的服务，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融合，提升社区凝聚力，满足居民的精神文化需求。

3.3 LH 社区文化空间问题及需求分析

LH 社区是一个典型的“村改居”社区，于 2014 年由 14 个自然村合并而成。

LH 社区由“村”改“居”，打破了原有的农村集体记忆，使居民的生活空间、人际关系等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导致居民社区文化获得感断裂、个人与社区关系疏离，社区认同基础缺失，内部矛盾逐渐凸显。随着地方空间生活结构的离散化，传统社区文化空间的非理性价值逐渐减弱，社区中的个体也趋于孤立^[53]。通过建构社区文化空间，能够有效重构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重建对共有空间的情感和对群体的认同，进而推动社区文化建设，加强人们对社区作为地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3.3.1 问题诊断

社会工作要想有效介入社区文化空间打造、凸显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成效，就需要贴合社区实际进行观察调研，了解社区基本情况，更需要明确当前社区文化空间存在哪些迫切问题。基于对既有资料的整理分析，并结合对机构负责人、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的深入访谈，笔者调研发现，LH 社区在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具体如下：

3.3.1.1 物质空间层面

（1）空间建设与居民需求脱节，供给错位显著

在早期的公共空间构建过程中，国家或政府通常扮演着绝对的主导角色，决定了公共空间的设计、规划和管理，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往往忽略了普通居民的实际需求和使用偏好，导致服务供给与需求在时间、空间和内容等方面产生错位。具体来说，这种错位表现在空间布局、服务时间、活动内容、设施建设与居民需求不匹配，以及居民参与度低、影响使用效率等多个方面。LH 社区文化活动的安排一般安排在工作日，小孩在上学，成人在上班，只有老人有时间，导致很多居民无法参与。社区活动室物理面积不足，难以容纳较多的居民，尤其是在一些热门的活动或高峰期，空间的狭小进一步限制了居民的参与。笔者去年参加过社区举办的“喜迎元旦 情暖邻里”居民文艺汇演活动，当时仅仅 15 平的空间里挤满了人，一间活动室堪堪能居民完成演出甚至略显拥挤，更别提观众在哪了。同时，文化活动内容单一，缺乏多样性和创新性，难以覆盖不同年龄层及兴趣群体的需求，导致居民参与热情不高，活动的吸引力也大打折扣。诸多问题导致居民对社区文化活动的兴趣逐渐减弱，表现出一种“集体沉默”的状态。他们

^[53] 陈波, 穆晨. 论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02): 28-37.

认为这些活动对自己的日常生活没有实质性的好处,因此缺乏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由于无法真正触及居民的需求和兴趣点,社区文化空间也逐渐失去其应有的活力,变成一种形式化的“门面工程”,而非真正服务于社区的文化场所。

(2) 空间利用受限,功能发挥不足

LH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二楼和三楼设有老年学校、公共图书阅览室和“Hi Baby”亲子园等,理论上为居民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活动场所,但在实际使用中却存在诸多限制。首先,居民要使用这些设施,需要依赖于特定的项目活动,并且必须经过一系列烦琐的审批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居民的使用意愿。“Hi Baby”亲子园是 LH 社区较为成熟的公益服务,运行已有六年,每周四早上 10:20 至 11:00 由专业社会工作者为辖区内 0—3 岁幼儿进行授课,有专门的亲子活动场地,社工链接优质的早教资源,为社区内众多家庭带去了很多专业、成熟的课程,这样普惠性的公益早教深受家长与孩子们的支持。但除上课时间外,早教园区是不对外开放的。王女士(D1 社区居民)反映,“社区的公益早教非常好,不仅有各种丰富的课程可以体验,还有各种小型玩具与优质绘本,极大促进了孩子在大脑发育、运动感知等方面的发展,是一个帮助儿童成长、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我们平时空闲时间想带孩子过去玩玩,但是每次都是大门紧锁,这样的好地方平时不开放很可惜。”由于场地的使用时间受到严格限制,许多家长只能在固定的上课时间带孩子来参加活动,其他时间无法进入亲子园,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另外,文化空间的设计和功能过于单一,缺乏多样性,不能满足不同群体的文化需求。儿童注重的是空间的游戏性和趣味性,青年注重的是娱乐、文化交往,中老年人则注重空间文化的阅读和休息。周主任(A1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当前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虽硬件达标,但功能分区僵化,未能针对不同年龄层设计特色场景,导致空间利用率呈现结构性失衡——青年社交空间常被闲置,而儿童活动区与老年活动区却长期超负荷运转。”除去“Hi Baby”亲子园,现有的活动场所主要支持传统的文化活动,如读书、绘画、讲堂等,活动场地通常仅限于一间办公室,设施也仅包括一些基本的桌椅,空间普遍缺乏文化艺术元素的注入,无法为居民提供更丰富的文化体验和互动空间,难以发挥“文化留人”的魅力。而且社区文化活动的参与者超过一半都是中老年人群,对“上班族”和“学生族”缺少吸引力。魏社工(B1 社工助理)说:“我们社区办活动主要以

老年人和孩子为主。目前成效显著被居民认可的也是亲子园和老年大学。主要原因也是大部分活动都安排在工作日，年轻人上班没时间，而且年轻人对于这些活动的参与度也相对较低。”

3.3.1.2 社会空间层面

(1) 文化活动缺失，情感联结淡化

社区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是居民在特定地域空间内经过长期的交往互动而逐渐积淀的象征性表达。传统农村社区依托生产生活方式、节庆民俗、地方特产、风俗习惯、村规民约等自然而然孕育出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居民“身在礼俗中，不知礼俗成”，潜移默化地受到文化熏陶对村庄产生深厚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然而，随着乡村公共空间的嬗变，社区文化逐渐式微，地方性知识传承链瓦解，社区集体记忆消逝。LH 社区文化活动缺乏与当地文化紧密相关的元素，社区工作人员为了完成工作指标，往往盲目追求与城市社区相似的活动模式，忽视本土的文化资源和特色，未能充分挖掘当地民俗习惯，社区文化活动多以合唱比赛、广场舞为主，形式单一且缺乏创新，主要吸引中老年群体，难以形成全体居民参与和全方位文化熏陶的活动氛围。唐阿姨（D2 社区居民）说：“社区活动翻来覆去都差不多，要不然就是过节唱歌跳舞，要不然就是茶话会，还有一些手工做东西，没什么新意，去几次就不想去了。”社区缺乏目标明确、富有意义且具有连续性的文化活动，使居民对社区活动的理解停留在表面，仅将其视为一种娱乐消遣。有时工作人员对开展社区文化活动的核心精神理解不足，或者为了追求形式新颖而忽视了活动内容，对于设计社区节庆活动的普遍做法是套用文化的“壳”，却不能将文化内核融入活动中去。例如，社区节庆活动常以游园会形式举办，主舞台进行文艺汇演，台下设置游戏摊位，看似热闹，“轰轰烈烈”，实则内容大同小异，与本土文化资源关联性不强，导致居民的文化参与感、归属感、认同感不强，从而难以激发出情感能量和产生情感共鸣，缺乏主体参与的社区文化活动也就因此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充分发挥核心文化价值塑造和社区共同体精神塑造的作用。

(2) 居民参与困难，社会关系网络裂变

在撤村并居以前，村民多以务农为生，对土地的依赖性极强，安土重迁构成其重要的文化心理表征。由于祖祖辈辈皆扎根于此，村民之间积累了深厚的人际

关系,交往十分密切,村落内部表现为典型的熟人社会。但“村改居”的进程下,熟人社会开始隐退,原有的互惠关系破裂,人群分散“陌生化”,社区交往空间也由亲密化趋向疏离化。面对空间的压缩与分离,让大多数人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去那里干什么事”的困惑不仅降低了公共空间对居民的吸引力,更导致居民对社区公共活动本身失去“好感”^[54]。久而久之,居民呈现出“原子化生存状态”,其生活实践愈发集中于私人领域,对社区的信任弱化,公共事务参与效能感衰减,甚至导致社区活动难以开展,面临停滞的风险。“以前在村里,大队书记都是熟人,住得也近,低头不见抬头见,办事情方便,打个招呼就行了。现在社区领导坐在办公室,我们哪有机会接触啊,办个事也不方便,好多东西我们都不懂……懒得搞啊!(D3 社区居民)”经过前期调研得知 LH 社区老人占常住人口的 23%,数量较多,年龄的渐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参与意愿。“我腿脚不好,年纪也大了,没有钱也没有文化,好多事我根本不懂,跟着给政府添麻烦呀,只能把自己顾好了。(D4 社区居民)”困难群体占比较大,这些人群通常收入较低、文化程度不高,有心参与却无力付出。

另外,社会空间是人际交往与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形式,任何形式的交往关系都必须依托具体的空间才能发生与展开。乡土社会中的人际交往发生于宅院门廊、村口井台等半公共空间,非制度化的日常交往实践为高频率的社会互动提供了可能,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的传统居住形式塑造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社区伦理。通过日常频繁的面对面互动,强化了家庭、邻里、宗族等初级群体的纽带作用,使村民形成强烈的集体认同与地域归属感。但村民“上楼”以后,高楼耸立的单元居民楼阻隔了建筑内部的活动与外面的社区生活,从开放院落转向门禁社区,建筑空间通过物理隔离与制度区隔双重机制,将居民活动切割为孤立的私域单元,更大范围的社会交往也被分割,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相互较少有关联,缺乏纽带,失去联结。在“条理性”的空间内开始新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散落的人际逐渐固化,传统熟人关系网络呈现出冷漠化的趋向^[55]。居民在市民化的过程中建立的社会关系网络随着传统邻里关系的解体和共同地域的变化

^[54] 艾恒平,林通,姬艳涛.空间变革下的社区安全治理策略——以“村改居”治安治理现代化转型为例[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5):106-116.

^[55] 谷玉良,江立华.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 L 村“村改居”为例[J].人文地理,2015,30(04):45-51.

而遭到了裂变^[56]。

3.3.1.3 精神空间层面

(1) 传统文化空间消解，文化基因断裂

社区文化空间作为居民日常活动的重要场所，兼具文化建设和情感价值生成的功能，在促进人际互动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空间集聚，有助于拉近居民之间的距离，减少彼此间的陌生感，从而增强社区凝聚力。LH 社区是一个极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村改居社区，它由 14 个自然村拆迁还建而成。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社区文化空间包括村口、祠堂、庙宇、田间地头、戏台等类型，呈现分散状态嵌入在生活和生产空间之中，村民自组织形成了以满足生活交往和生产功能所需的公共文化空间^[57]。这些场所具有自然形成的凝聚力和内生性，在一定程度上为村民提供了一个自然的、情感丰富的舒适环境。然而，随着“撤村改居”的推进，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被解构，取而代之的是由政府或开发商规划的新型空间，城市社区的空间规划往往以功能主义为导向，忽视对原有空间肌理的文化转译，设计得虽然“专业”，但功能单一、缺乏活力，其同质化的设计难以承载居民差异化的文化需求。夏社工（B2 社工助理）说道：“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社区的文化中心人均流量不足设计容量的 30%，居民普遍反映新建场所因过度强调形式美学而忽视在地文化基因，导致其难以产生情感共鸣。”居民在这些空间中感受不到亲切感，导致空间的使用率不高，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空间的陌生感和不健全让原本依托传统空间维系的地方记忆、集体仪式与人际网络逐渐瓦解，新建空间又不能提供替代性互动载体，最终导致社区文化生态呈现“断裂式变迁”，使居民游离于社区，难以建立对社区文化空间的精神认同。

(2) 符号表征消亡，社区认同感式微

传统村落通过特定的物质空间建构起一套符号系统，其核心功能在于将抽象的文化价值转化为可感的集体记忆。以宗祠为例，通过村志和一些仪式展现居民的同根同源性，用以充当血缘关系的符号表征；古树、水井等自然景观作为地方性知识载体，通过日常接触与代际传承，也持续激活居民的地域归属感。这种景观符号通过空间叙事强化着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建构起稳固的社区认同体系。另

^[56] 吴冰洁. 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解读——一个社会空间分析视角[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10(06): 23-26.

^[57] 朱媛媛, 罗源, 王优聪, 等. 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J]. 地理科学, 2023, 43(05): 847-859.

外,仪式作为一种助推群体团结、提升群体凝聚力的符号集合,它能够经由仪式展演呈现一种瞬间共有的现实,在这种“共同在场”^[58]的现实情境与场域氛围内,它能够发挥情感动员与意义共享的双重功能,助推居民认同感、归属感的生成^[59]。

随着“村改居”社区的建成,许多承载着 LH 社区居民集体记忆和情感的传统文化符号迅速消亡,诸如庙宇、祠堂、戏台、村址等。村民们举行祭祀典礼、进行各类仪式展演的场所因与现代文明理念冲突而走向消亡。当这些承载着历史、集体记忆的建筑被拆除或取代时,意味着社区文化的根基被削弱,居民失去了情感寄托和集体认同的重要载体。开发商虽然在规划过程中修建了文化场所,试图为社区注入新的文化活力,但这些设施往往无法承载居民长久生活中积累的深厚情感。短期内,也无法取代原有的文化符号,无法发挥产生凝聚社区的精神共识,形成新的社区文化共同体的作用。传统精神文化空间的凋敝也带来了集体性文化活动的减少,原先每到新春之际,全村青壮年手持龙灯,走街串巷,热闹非凡。梁叔叔(C1 社区居民骨干)说:“那时候只要村里的长辈通知参加板龙灯表演,我们都高兴地呀!觉得可风光了。每年腊月二十三起灯,起灯前会开光,舞龙结束拆灯,家家户户都会放鞭炮迎接!可惜,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这些节日传统活动逐渐被城市文化所取代,集体性文化活动的减少意味着社区成员之间的互动减少、文化认同的机会减少,最终导致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减弱。社区文化符号的消逝与集体性文化活动的锐减,使得居民失去了作为社区共同体成员的象征性表达,其身份认同逐渐消解。他们不再将自己视为某个特定社区的成员,这意味着一种富有人情味的、守望相助的“共同体”或将被拆散,使居民失去了乡土记忆。

3.3.2 现实需求

LH 社区作为典型个案,文化空间重构面临三重困境:物理空间的同质化消解了地方传统、互动空间的封闭性阻碍了邻里交往、精神空间的断裂加剧了居民的身份迷失。为破解这一困境,亟需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建构社区文化空间,逐步培育社区文化以及形成社区文化认同,促进社区共同体意识形成。基于此,笔者与社工团队对 LH 社区展开需求调研,通过深度访谈与参与观察,得出社区居民

^[58] 冉华,耿书培.农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建构——对宁夏中部 Z 村的考察[J].开放时代,2021,(03):180-192+11.

^[59] 杨绘荣,刘佳佳.“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的消解与重塑——多元空间的视域[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34-44.

对社区文化空间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3.2.1 物理空间使用的需求

通过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笔者发现社区公共空间供给与居民需求之间存在脱节。热爱唱歌的徐阿姨（C2 社区居民骨干）提到：“有一次社区让我们参加红歌合唱比赛，但是连个像样的排练场地都没有，只能随便在小区里找块空地。”这种场地匮乏不仅影响了活动的质量，也让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热情大打折扣。张女士（D5 社区居民）吐槽道：“听说社区有个小图书阅览室可以借书，每次带娃来，都没人在，周末也没人值班，根本借不到。”居民希望这些场所能够灵活开放，避免因时间限制而无法使用，真正实现随时随地享受文化服务。另外，社区活动场地面积不足，难以容纳较多居民，尤其是在热门活动期间，常常出现“一席难求”的现象。面对居民对物理空间的迫切需求，社会工作的介入应从最基础的层面入手，通过优化与改造物理空间为居民创造更加宜居的环境，为后续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的建构奠定基础。

3.3.2.2 重建社会关系网络的需求

在传统村落中，邻里之间互帮互助、串门聊天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谁家有事，大家都会搭把手。但 LH 社区的转型使得原有的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瓦解，居民之间的互动减少，社区逐渐演变为“陌生人社会”。居民搬进高楼后，楼道里擦肩而过的陌生人、紧闭的房门、缺乏交流的公共空间，都让其感到孤独与疏离。陈奶奶（D6 社区居民）感慨道：“以前在村里，大家经常串门聊天，谁家有事都能搭把手。现在搬到楼里住了，左右隔壁没有一个认识的，见面招呼也不大，感觉社区冷冰冰的。”居民渴望打破钢筋水泥的隔阂，重新建立起彼此之间的信任与联系，让社区不再是冷冰冰的居住地，而是一个充满温度与情感的家园。这种需求的背后，是居民对过去村落生活中亲密邻里关系的怀念。重建社会关系网络，不仅是为了恢复邻里之间的互动，更是为了重塑社区的情感纽带。通过打造互动平台、培育社区自组织、开展多元文化活动，居民可以重新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系，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与归属感。

3.3.2.3 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

精神空间是社区文化的灵魂所在，它承载着居民的情感归属、文化认同与集体记忆。居民对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情感认同，但在城市化进程中，许多传统文

化逐渐被边缘化甚至消失。例如，田阿姨（C3 社区居民骨干）提到：“我们社区以前有很多传统节日活动，比如春节舞龙灯、端午包粽子，现在这些活动越来越少了，感觉社区少了点‘味道’。”只有充分挖掘和传承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将传统民俗、节庆活动等融入社区文化建设中，才能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戴女士（D7 社区居民）表示：“社区的活动总是老一套，缺乏新意，如果能有一些结合传统和现代元素的活动，我们肯定会更愿意参加。”居民希望社区能够设计更多新颖、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参与文化活动的需求，是居民对文化根脉的深情呼唤，也是对情感归属与集体记忆的深切期待。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能让文化活动焕发新的生机，吸引更多人的参与。通过传承本土文化、创新活动形式，可以增强居民的文化认同感，形成更加紧密的社区共同体。

第4章 芜湖市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社工介入实践

YQ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在 LG 街道 LH 社区扎根 8 年, 基于长期的社区服务经验, 深入了解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现状, 社工团队与社区工作人员及社区居民进行深度访谈, 进一步掌握居民对文化空间的实际需求与期望。LH 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并非一蹴而就, 而是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介入策略, 逐步激活和重塑社区文化空间。这一过程主要从物质性、社会性和精神性三个层面展开, 在满足居民需求、增强社区凝聚力的同时提升居民的文化认同感, 最终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凝聚力强、文化底蕴深厚的社区文化空间。

4.1 物质性文化空间: 激活社区文化空间, 匹配居民需求

物质性文化空间是指社区内的居民可以自由进入的且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的公共场所, 是一种“有人有物有生活”^[60]的文化空间载体, 包括社区公共文化空间以及居民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的实体文化空间^[61]。物质空间是社会空间和精神空间得以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 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物质文化空间建构中, 主要采取两条举措, 一是采取茶话会的形式, 邀请社区居民、物业、业委会等多元代表参与, 倾听居民心声, 针对社区内的闲置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和对老旧空间进行改造升级。二是采用社区居民提案的方式, 引导居民参与社区物理文化空间改造的行动中, 共同守护美好宜居家园。

4.1.1 定位居民需求, 打造多元文化空间

社区内宅间公共空间环境衰败, 消极、未利用的空间较多, 缺乏引导设计, 基本未配置公共设施, 无法满足居民日常休憩、文化娱乐等活动。社工通过茶话会的方式, 邀请约 30 名居民代表包括居民、物业、业委会等成员, 倾听居民诉求, 采用共商的方式梳理出亟待解决的问题。居民普遍表示目前社区内可供文化休闲、沟通交流的场所较少。彭阿姨(D8 社区居民)表示: “人老了也不能工作了, 在家闲着没事情干, 又不种地种菜, 没地方打发时间, 无聊得很, 之前我听别人说有的社区环境可好了, 我们社区怎么没有呢?” 夏爷爷(D9 社区居民)

^[60] 黄永林, 刘文颖. 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特性[J].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60(04): 84-92.

^[61] 李红波, 胡晓亮, 张小林, 等. 乡村空间辨析[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 37(05): 591-600.

说道：“我经常吃完饭走路溜达去听戏，城东那边社区有养老中心，下午就会放戏曲，一屋子老头老太太，还能聊聊天，认识了不少人，我们社区也有地方给我们这些老人待待就好了，不用跑老远。”社工充分了解居民的多元需要，识别出社区成员的服务诉求。在形成初步规划方案后，与社区治理主体展开了多轮协商论证，共同商议以新筹建的社区服务中心为依托，打造漕西睦邻空间。

在社区的支持下，社工整合社区现有资源，并积极链接共建单位为居民构建出包括国学妈妈、Hi·Baby 亲子园、快乐歌舞房、心田工作坊、宝藏小屋、漕西议事厅在内的呈现多重复合功能的社区公共空间，全方位满足不同年龄层次及兴趣爱好的居民的基本需求，所有场所均向居民常态化开放，并有志愿者管理运营。国学妈妈一方面通过文化素养提升课程改善困境家庭与隔代教养家庭家长的教育能力，另一方面设计课程体系，涵盖儿童安全防护、心理调适及传统文化传承等模块，促进儿童全面发展。Hi·Baby 亲子园旨在 LH 社区打造一个 0—3 岁的婴幼儿早教园，为无时间在商业婴幼儿早教的家长及婴幼儿提供专业的社区早教课程。目前主要通过常态化开放以及定期开展亲子早教活动、亲子主题课程，为 0—3 岁婴幼儿传授能力素质拔高课程，为宝妈群体提供专业育儿知识，缓解育儿焦虑。快乐歌舞房通过配置专业化设施满足居民实际需要，该空间主要服务于社区合唱团、舞蹈队及音乐爱好者群体。通过提供文化活动空间，丰富社区内中老年退休群体及各类文娱爱好者的业余生活。同时，这一空间为社区文化自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而这些逐步成熟的文化自组织又通过义务演出等方式，反哺社区文化建设，促进社区文化氛围的营造与提升。宝藏小屋主要向儿童青少年开放，平时周末会组织开展公益书法和绘画文化传承活动，让社区的孩子们能学习和体验到真正专业的传统书画艺术，感悟艺术之美，暑假期间，则是链接周边高校资源，开办暑期托管班，帮助家长解决假期孩子“看护难”问题，丰富社区儿童的假期生活。漕西议事厅则是居民反映诉求、沟通交流的平台。议事员通过不定时地入户走访，及时收集、传递居民“微心愿”，让社区可以第一时间知晓并解决居民的困难事。议事会的协商模式，不仅让群众代表直接反映“需要管”的事，更直接为这些事贡献群众自己的“金点子”，促使管理从“被动接受”，变成“主动支持”。议事厅不仅解决居民的实际问题，也是构建社区和谐文化的文化空间，居民的烦心事、矛盾都能在这里得到化解，久而久之营造出和

谐的邻里文化氛围，对社区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心田工作坊是热爱手工制作的居民们的好去处，社工依托各类特色节日举办制作各类手工艺品的活动，包括中国结、扭扭棒花束、团扇、拓印帆布包等，既让居民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丰富了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LH 社区打造的室内文化空间在居民价值观念培育与行为模式塑造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通过承载日常文化活动、节庆仪式等实践形式，不仅实现了社区文化符号的再生产，更构建起代际传递的记忆传承，使地方性文化知识得以系统保存与持续发展。

4.1.2 改造闲置空间，促进社区活化

经社工观察发现，由于原有的土地约束力消失，社区内空间使用是无序的，经常出现“圈养牲畜”“毁绿种菜”“不缴纳物业费”“占用健身广场等公共场地随意搭建晾晒衣物”的现象，可以看出社区内人居环境矛盾显著，公共活动空间品质不高，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呢？社工计划通过提案的方式来吸引居民参与社区公共空间改造，共同守护美好宜居家园。前期通过与社区党委书记沟通，经组织推荐及居民自荐的方式产生社区第一届议事员。由社区网格居民代表、二级支部书记、物业等 33 名多元群体组成，其中中青年群体 25 人，约占 75%。并于 10 月进行上墙，设立约 100 平的“漕西议事厅”。社工依托“漕西议事厅”平台开展有关社区空间试点改造的居民议事会。通过线上发布、线下动员，督导指导，确定 1 套“宜居漕西”社区提案实施方案包括提案申报书、提案评审标准、提案管理、提案评估等内容。在社工培育下，促成楼前花园改造、充电车棚安装、红色记忆影院打造、楼栋双“qin”4 件民众关心的议题。

表 4-1 议题内容

序号	名称	目的	策略
1	楼前花园改造	解决居民毁绿种地问题	居民认领绿地、种植花草并负责绿地后续的维护。
2	充电车棚安装	解决居民乱停车、充电难问题	征集居民意见，链接相关资源，建立车棚改造示范点。
3	红色记忆影院打造	提供文化活动场地，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以老党员队伍为主体，利用社区公共空间打造红色影院。

4	楼栋双“qin”	保持楼栋整洁以及为居民互动创设近距离楼内空间。	定期清理楼道卫生，向居民征集物资装扮楼道空间，打造文化宣传墙。
---	----------	-------------------------	---------------------------------

“楼栋花园大改造”在 LH 社区安一期 6 号楼试点，通过组建楼栋花园小组，以居民协商的方式，引导居民将毁绿种菜的重灾区转型为楼栋共享花园基地，祛除“顽疾”的同时，吸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在提案确立后，社工邀请社区居民骨干将这块地打造成共享绿地，一起参与养护管理，并组建了 1 支由物业、6 号楼业主共同参与的 6 号楼花园小组，形成为期 3 个月的楼栋花园改造方案。楼栋花园小组建成以后，核心组员通过敲门的方式，以户为单位，组建 6 号楼 3 个单元的居民交流群。并依托“漕西议事厅”空间，开展 6 号楼公共绿地如何使用的讨论，最后在居民的出谋划策下，确定了认领地块的方式进行种植花卉。通过 4 次活动，112 人次参与，将原先的 90 平方米的“毁绿种菜”重灾区域变成“共享花园”。同时成立了 6 号花园小组志愿服务队。居住在 6 号楼的沈女士（D10 社区居民）说：“原来这一块被弄得惨不忍睹，一到夏天，周边全是异味。现在种上花后好看多了，心情都跟着变好了。我家小孩也认领了一块，现在一放学就要去看看他的花长得怎么样，浇水可积极了，现在楼前总算是干净了！”绿化重灾区被居民认领成为自己的责任田，让更多的居民走出家门参与到社区自治中，在共同美化社区环境过程中增强了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面向社区 4 网格开展“车棚改造”试点行动，由于社区是 2014 年入住的大型安置小区，随着撤村改居，拆迁腾退，人与车不断增多，居民停车难、充电难，社区内存在非机动车乱停乱放及私拉电线等诸多安全隐患。为解决这一问题，社区通过征集居民意见，召集多方包括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居民代表多方协商会议，积极链接相关资源，在 12 栋建立车棚改造示范点，并进行运营和维护，并为后期小区全面推广做试点经验。前期社工与热心居民一起入户征集居民意见，大部分居民对此举表示支持，但居住 101 室的业主以损害自身利益为缘由拒绝车棚改造，因为建造车棚会影响其室内光线。社工随后邀请业委会、物业、持反对的意见的居民邀请共同思考解决策略，物业根据问题反馈跟进修改方案，提出可以建单向车棚，有效解决居民问题，最终 101 室住户同意安装车棚。物业随即对空地进行了改造，通过杂草铲除、挖通下水道等措施对空地进行处理后又用水泥将

地面进行硬化，为后期的车棚改造打下基础。在方案确定后社工围绕车棚改造方案进行公示，物业有关方分别在 5 处安装充电车棚。吴大姐（D11 社区居民）开心地说道：“哎呀，这车棚总算是建好了，咱们的电瓶车再也不用日晒雨淋喽！”12 栋居民非机动车车棚改造后焕然一新，有效满足了居民的空间需求，同时也丰富了居民间的联系与互动，有效提升了居民对社区的认同。

为更好丰富社区老人业余文化生活，聚焦老党员群体，打造社区红色记忆影院。通过放映红色电影，老党员讲党史，学生听党课，助力红色民族精神的代际传承，在全社区营造学习红色文化的良好氛围。社区红色记忆影院可最多同时容纳 60 人观影，每周三、周日定期开放，社工定期收集居民观影需求，发布观影预告，观影前设计多个互动环节，调动气氛，让居民开心地、自觉地接受红色文化宣传教育，打造了集娱乐、生活、文化、思想教育于一体的活动场所。黄爷爷（D12 社区居民）说：“感谢你们举办的看电影活动，给了大家在一起聊天谈心的机会，认识了很多新朋友。通过观影还让我们回忆起年轻时候的英勇事迹，上次我给孩子们上了一堂微党课，感受到孩子对我们的崇拜，在孩子们心中也种下了爱党爱国的种子，意义非凡。”自服务开展期间，已经形成定期观影团队，累计服务 600 人次。红色记忆影院为社区老年人提供了稳定的文化休闲平台，极大丰富了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郭书记（A2 社区工作人员）说：“红色记忆影院，为我们辖区的党组织和党员提供一个传播主流文化和红色文化的重要平台，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帮助老一辈人唤醒他们的时代记忆，年轻一代能够以传承前辈们的宝贵品质并更加努力地投身于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红色记忆影院不仅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还通过红色文化的传播，促进了社区的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了代际之间的精神传承和社区凝聚力。

在进行“楼栋垃圾清、楼栋邻里亲”工作中，主要以 5 网格为单位，楼道墙面脏污破损、宣传文化阵地缺失、楼道公共区域堆放杂物，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影响。社区发动网格内居民，社工动员社区居民骨干认领楼栋，进行楼栋清理和邻里需求收集的服务“双 qin”工作。前期，社工带领居民骨干上门规劝，劝导居民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物，处理僵尸车，向居民征集物资，打造楼栋一角，实现家门口就能聊天，出门就能维系感情的空间构建，供楼内居民休闲娱乐；另外桌上摆放一些日用品，如纸巾、针线、修理工具等，实现物品共享，营造和谐的楼

栋氛围。同时,挖掘社区建筑人才,对脏污墙面进行清洁,组建楼栋规划师团队,打造楼栋文化宣传墙,鼓励居民以手绘稿、留言的方式,参与文化墙的内容设计,展示居民风采与特长,营造出良好的互动氛围。李阿姨(C4社区居民骨干)向社工谈道:“亲戚朋友来我家串门,看到我们楼道这么干净整洁,还有很多生活共享物品,可羡慕了,人人看了都拍照,都会夸上两句,我听了心里别提多开心了,可有面子了。”“楼栋垃圾清、楼栋邻里亲”工作通过居民共同参与和协作,不仅改善了楼道环境,还促进了邻里互动,营造了和谐温馨的楼栋氛围,极大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4.1.3 小结

费孝通曾在《江村经济》中描述村民的话:“地就在那里摆着,你可以天天见到它。窃贼不能把它偷走^[62]。”土地作为永恒的存在,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在乡土社会中,土地不仅仅是农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其共同记忆、文化传承和情感依托的载体。当农民迁入城市社区后,公共空间随处可见,却失去了对空间的支配权。这一背景下,社区工作者通过精准把握居民需求,创新性地开展空间治理。具体实践包括:首先,针对居民日常生活需求,通过建设充电棚、规划停车位等措施,解决社区公共生活面临的现实问题;其次,为满足居民文化需求,打造多元文化空间,丰富社区文化生活;最后,通过开辟社区菜园等方式,既回应了居民对土地的眷恋,也实现了农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63]。物质空间在社区中不仅是日常生活的物质依托,更是社区文化展示的重要载体。通过社会工作专业方法对物质空间进行重组与优化,不仅改善了居民日常生活的物理空间品质也培育了居民对社区的深层认同,使改造后的空间成为承载集体记忆、维系社会关系的情感纽带。

4.2 社会性文化空间:培育社区自组织,重构社会关系网络

社会性文化空间并非静态的物理场所,而是通过持续的文化实践与互动不断重构的动态场域。社会性文化空间体现的是社区居民在互帮互助、互惠互利的过程中形成的紧密的邻里关系,增进其对社区的价值认同和情感认同,是一种互动的逻辑^[64]。建构社会性文化空间的过程中,核心目标是重构社区居民的社会关系

^[62]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29.

^[63] 葛平浩.空间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1.

^[64] 冷向明,吴旦魁.空间叠加与社区治理机制适配性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0

网络，而这一过程的关键在于建立稳固的社区组织载体与多元交往平台，以促进居民之间的紧密互动。基于 LH 社区居民对厨艺文化的浓厚兴趣和对传统民俗的情感认同，社工决定以美食文化为切入点，开展小组活动，发掘社区居民骨干，培育社区自组织，拓展居民互动空间，并依托物理空间开展各类文化传承教育和策划多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激发居民的广泛参与，从而构建更加紧密和充满活力的社会关系网络。

4.2.1 开展社区美食文化小组 培育社会资本

小组名称：“寻味美食，传承文化” 漕西美食文化小组

小组目标：通过制作传统美食的形式，搭建沟通交流平台，以传统美食为切入点，充分挖掘当地美食文化资源，促进当地美食文化发展，增强居民对社区的文化认同和归属感，最终促成美食文化向社区文化组织发展，推动社区文化空间的建设，形成更具凝聚力和特色的社区文化氛围。具体目标：第一，通过共同参与和协作，增强组员之间的互动，促进组员之间的了解与信任，搭建和谐的社会关系网络。第二，通过开展美食制作活动，使组员掌握 2 道以上的本土特色美食，传承地方传统美食技艺和文化，唤醒居民的地域记忆，增进对本地文化的认同感。第三，通过培育居民自发组织的美食文化小组，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文化活动的积极性，发掘具有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的居民骨干，为社区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

小组招募与筛选：社工通过走访与调研发现，LH 社区内妇女较多，大部分赋闲在家，生活单一无聊，且考虑到小组性质属于美食文化传承发展。因此小组活动的服务对象为妇女，一方面是为了契合制作传统美食的主题，另一方面是为了用活动带动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与社区事务，同时用家乡的美食文化连通社区生活记忆，激发妇女们的地缘归属感与自我身份认同。通过在微信公众号和居民生活交流群发布招募信息，最终筛选出 8 名小组成员，组员年龄在 48 岁到 65 岁之间。

小组活动内容：小组计划开展五节活动，初始阶段，通过破冰游戏协助组员建立信任关系，以领导者和组织者角色引导组员探讨本地特色美食并制作清单。进入中期，通过组织制作代表性本土美食让组员对本土美食文化有进一步的认识，

5):89-98.

感受到本土美食独特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同时加强组员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推动小组关系走向紧密化，并逐步实现从中心领导者向边缘协调者的角色转换。成熟阶段，以节庆活动为契机，引导组员将学习成果转化为社区服务实践，通过探访困难群体建立深度联结，社工在此扮演支持者的角色。最后回顾、总结小组成果，并鼓励组员分享自己的收获。

表 4-2 “寻味美食，传承文化” 漕西美食文化小组方案

节数	活动主题	活动内容	活动目标
第一节	和你共享好“食”光	社工通过热身游戏“厨房有什么”引导组员进行破冰，帮助组员与组员之间，组员与社工之间相互认识，消除陌生感； 引导组员进行自我介绍，并分享认为能代表本地特色的美食，向组员收集美食清单，为后续美食制作做准备； 向组员介绍小组活动的内容、目标以及参加小组的注意事项，引导组员共同制定小组契约，培养组员契约精神； 总结本节小组情况，告知下次小组时间、地点、内容。	促进组员熟认度，建立信任关系； 明确小组目标，制定小组规范； 增进组员对本土美食文化的了解，增加组员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
第二节	和你一起忆民俗	回顾上节小组内容； 通过“数字炸弹”游戏活跃氛围，训练组员的反应能力和思维能力。 组员分工合作，制作记忆中的民俗：“八宝菜”，并让组员结合自身丰富阅历介绍美食背后的人生故事，赋予美食更多含义；	组员介绍烹饪方法调动其他组员的学习热情，唤醒组员的主体意识； 促进组员掌握“八宝菜”制作方法，唤醒美食背后的地域记忆，实现情感共振。

		共同品尝美食，社工鼓励积极的组员进行分享自己的活动感想； 总结本节小组情况，告知下次小组时间、地点、内容。	
第三节	和你一起学非遗	回顾上节小组内容； 社工引导组员有序进行签到并前往餐馆学习； 社工请出厨师李师傅，李师傅向组员介绍“虾籽面”这道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金牌旅游小吃及其背后相关的文化流程，随后开始讲解制作流程； 组员学习之后，互相帮助动手制作，并共同品尝； 社工鼓励组员将这道美食做与家人邻里一起分享，同时引导组员将焦点转移到下节课的讨论筹备； 总结本节小组情况，告知下次小组时间、地点、内容。	通过厨师教学调动组员的学习热情； 培养组员的互助意识，增强组员的动手能力和自我认同感，延续非遗文化；
第四节	和你一起送温暖	回顾上节小组内容； 正值节日——冬至，社工通过播放视频，讲故事、交流讨论，带领组员了解传统节日冬至的时间、来历、冬至习俗以及冬至的气候特征等知识； 提前准备好食材，组员合作包饺子； 组员作为志愿者和社工一起将包	增强组员对传统文化的认识，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 通过慰问困难群体，让组员感受到付出与分享的快乐，共同营造一个互助、友好的社区氛围； 提高组员传承传统美

		好的饺子送到社区困难家庭中，慰问弱势群体； 组员共享美食，社工总结本节活动，并告知组员下节活动是最后一次活动。	食文化的意识。
第五节	和你相约在未来	组员每个人制作一道拿手好菜，一起分享； 社工对活动内容进行总结回顾，并鼓励组员分享自己的收获以及提出对小组的建议； 社工与组员们一起商讨作为志愿者的后续发展和建设方向，建立微信群，作为组员们的沟通与交流的平台。	回顾小组收获，分享自我改变； 为未来的志愿服务和社会组织的成立奠定坚实的基础。

小组评估：小组活动采用过程评估和成效评估相结合的方式。过程评估主要内容是每节小组活动过程中对组员进行观察，包括其积极性以及组员之间的沟通情况。在每节小组活动结束后，社工通过问卷的形式，了解小组成员对活动内容、环节等满意度。成效评估的主要内容则是总体目标达成情况以及小组成员的改变。

在活动之后，大家分享了参与本次潜西文化美食小组的感悟：

“通过这次小组活动，我发现食物没有我想象那么简单，其实蕴含着丰富的感情，当时第一次活动说做八宝菜，一下就让我想到小时候，好多个孩子聚在一起，你准备这个，我准备那个，热闹得很，现在很少有这个机会了，过年都去饭店吃饭了……。”（C4 社区居民骨干）

“之所以参加这个活动，是好姐妹喊我陪她一起，她说闲着也是闲着，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就来了，参加几次活动之后，真是感觉到不一样了，大家一起学习传统美食制作，了解了很多传统美食背后的文化意蕴，不仅提升技能，也学到了知识，这样的活动真的很不错，以后我还要多多参加。”（C5 社区居民骨干）

“冬至包完饺子，社区工作人员带我们去看望困难群众，我真是没想到自己也能在社区出力，帮助别人，感觉特别自豪，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与这样的活动。”（C6 社区居民骨干）

总的来说，本次小组通过五节小组活动，服务效果明显。居民通过分享美食记忆，重塑自我身份认同，从“家庭主妇”转变为“文化传承者”；社工成功将小组成员转变为社区重要居民骨干，有效激发了组员对社区的归属感和对美食文化的自豪感，为后续社区文化参与和社区文化组织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另外，通过美食制作，使组员了解、学习传统美食文化，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厨艺水平，也为组员搭建起一个互动交流、学习厨艺和展示厨艺的平台，组员在协作中建立互助规范，形成稳定的信任网络，提升了组员的社区参与能力。

4.2.2 重塑社区传统，丰富社区文化活动

笔者经过多次与社区居民的深入访谈和问卷调查，结合社区实际情况，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整理，最终形成了一系列重塑社区传统的文化方案。通过分析居民的需求和反馈，笔者认为文化活动需要有以下几点目标：一是能够贴近生活，满足不同年龄段居民的需求；二通过活动增强邻里之间的联系，缓解社区中普遍存在的“陌生人社会”现象；三是通过文化活动传承社区历史和文化，唤起居民共同记忆，增强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LH 社区文化活动策划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表 4-3 LH 社区文化活动策划具体情况

活动策划	具体内容
“我们的节日”特色文化品牌志愿服务	以国家传统节日为契机，开展“文化传承+志愿服务”活动，培育多元志愿服务队，丰富和拓展服务内容与形式，创新志愿服务手段，结合春节、端午、中秋等传统节庆，设计“我们的节日”系列主题活动，包括非遗文化体验、社区公益服务、民俗文艺展演、邻里融合互动等，实现传统文化创新性转化。
“携手成长，乐享亲子”系列亲子活动	针对社区双职工家庭、留守家庭的子女，设

	计四点半课堂、暑期夏令营、日常游学、家庭主题沙龙等系列亲子活动，缓解育儿压力，促进家庭和谐。
“感动社区，榜样力量”评选宣传活动	设立“十大感动人物”评选活动，邀请居民推荐，通过民主投票、评审委员会评选产生。举办故事分享会和展演，传播正能量，激励居民，树立社区先进典型，营造积极向上向善氛围。
“记忆留存，故事共鸣”社区口述史计划	通过访谈社区居民、收集老照片、整理口述历史等方式，记录社区发展变迁及居民生活故事。定期展示整理后的影像和故事，让居民在交流中增强社区认同感，共同见证社区的成长与变迁。
“行走的社区”历史文化导览	组织社区导览活动，邀请本地文化学者、老居民或青年志愿者担任导览员，带领居民“漫步社区”，探访历史遗迹、老建筑、街巷故事点等，让居民在行走中了解社区的文化底蕴和发展变迁。

文化活动是社区居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也是社区文化吸引力和影响力最生动直观的体现，要以“活动”为载体开展社区文化的共建共享^[65]。社区文化活动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符号的共享实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当居民参与传统节日庆活动时，共同的仪式实践不仅唤醒集体记忆，更在协作筹备过程中形成新的互动范式。以端午节包粽子活动为例，不同楼栋居民自发形成食材采购、场地布置等协作小组，原本疏离的邻里通过分工配合建立起互助关系。这种基于文化实践的关系重构，使居民之间的关系得到联结，有效破解了“同楼不相识”的现代社区困境。活动过程中长者教青少年包粽子，代际间的技艺传授更形成一种跨越年龄层的社会支持网络。文化活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代社区常见的

^[65] 杨贵华. 重塑社区文化, 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03): 92-98.

社交壁垒，也提高了社区居民的精神生活质量，同时促进社区文明的传承，进一步拓宽社区治理的效能。总体来讲，仪式性的活动能够将多元的参与主体、话语和权力联系起来，重复性的社区文化活动使得参与者能够通过高度互动来实现彼此的情感联结，从而集聚情感能量，促成对社区共同体的情感认同，使社区居民能够更好地了解 and 认同社区，有效增进邻里关系，加强社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4.2.3 小结

“寻味美食，传承文化”漕西美食文化小组活动的设计以居民的兴趣和需求为导向，通过五节小组活动，社工从主导者逐渐转变为引导者和支持者，最终促使小组成员从被动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组织者。从整个小组实践来看，自组织的培育遵循“兴趣凝聚—关系建构—能力赋能—行动转化”的演进逻辑，在小组活动的初期，社工通过破冰游戏、制定契约等方式帮助组员建立信任关系，将原子化的个体初步联结为具有共同目标的临时群体，明确小组目标，并激发组员对本土美食文化的兴趣。随着活动的深入，组员在共同学习制作传统美食的过程中掌握了烹饪技能，通过分享个人故事和地域记忆，增强彼此的情感联结，形成基于文化认同的强关系纽带。互动并未局限于小组内部，组员以志愿者身份探访困难家庭时，社区层面的关系网络得到了延展，使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从松散联结升级为深度互嵌。在小组的成熟阶段，社工退场，组员自主决策和组织活动，实现了组织主体性的转换，形成了以居民骨干为核心的自治架构。

经过项目的实施，社工在社区成立了多个类似的文化兴趣小组，并孵化培育为居民自组织，包括社区自治组织、文化娱乐组织、功能型自组织、志愿服务类自组织等，以微公益创投项目形式设立小额资金，鼓励社区居民组织“我们的节日”特色文化品牌志愿服务活动，参与“记忆留存，故事共鸣”社区口述史计划，打造特色社区文化服务品牌项目，提升了居民参与社区文化建设的积极性。社区自组织的成立为居民提供了稳定的交流互动场域，成员借助节日庆典等契机参加各类文化传承活动，使原本分散的个体得以建立联系，居民在共同参与中紧密维持着人际关系，建立起情感纽带。

4.3 精神性文化空间：深挖社区文化资产，构筑居民集体记忆

精神性文化空间是社区主体在特定物理环境与生产、生活行为基础上形成的精神体验空间，是社区主体通过情感与精神的“意向性”投射而形成的特定文化

空间。它超越了物理景观和行为的时空界限,是一种非物理性的情感与精神概念,是一个充满深厚文化意涵的社区意象空间,体现了主体意识在社区中的存在与作用^[66]。而社区文化资产既包括被赋予文化意义的物质载体(如建筑、遗址、艺术品等),也包括与特定人群相关的思想、实践、信念、传统和价值等隐形资产。非物质性的文化建构,本质上是对社区隐性资产的创造性转化——当建筑肌理承载集体记忆、传统技艺转化为身份符号时,物理空间便获得精神性维度,成为主体意识与文化记忆的共生载体。在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构建的具体行动中,社工致力于通过深挖社区资产,开设老手工艺传承课堂,为 LH 社区注入新的回忆源泉,形成共同的生活记忆。另一方面用物的记忆找回居民的文化记忆和集体记忆,引起居民的情感共鸣,将其隐匿的乡土情怀激发出来。

4.3.1 发现社区活化石,开设老手艺人课堂

作为居民生活与精神文化活动的核心场域, LH 社区承载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多数民俗文化以口述为主要传承方式,往往缺乏系统的文字记录与规范化保存。在社区文化传承过程中,发掘具有文化记忆承载功能的社区活化石显得尤为重要。社区文化是维系居民情感联结的重要纽带,更是构成社区独特文化资本的核心要素。因此,文化的传承不能脱离特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空间环境,应依托于人的行为发生^[67]。社工在社区居委会以及社区居民骨干的帮助下,走访盘点社区退休老干部、老教师、手工艺传承人等 8 名社区活化石,在一一拜访和深度交流后,最终确定 6 名手艺人形成 LH 社区手艺人团队。71 岁的茆大富老师傅,让社工们如获至宝。鲜少有人了解的民间“马灯”艺术,茆家三代竟都是亲力亲为的参与者。表面上看,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但幕后却蕴含着十分虔诚的传统文化底蕴。每年腊月廿三起灯,所有参演演员都要在马灯道具大厅中,沐浴净身、祈福上香、祭祀先祖,而后才能化妆提灯。“那时只要村里长辈们通知参加马灯表演,我们都兴奋啊高兴啊!扮演的角色都是执掌师傅指定的,越重要的角色越是要慎重的。身高啊、气度啊、为人啊,都要考虑到。”茆老(C7 社区居民骨干)兴奋地回忆着,还谈起年轻时因为相貌清秀,被执掌人“钦点”扮演“貂蝉”经历,我们都开怀地笑了。茆老讲述时那时而发光时而黯淡了的眼神,触动

^[66] 周梦,卢小丽,李星明,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驱动民族地区文化空间重构:一个四维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21,(09):68-79.

^[67] 郝卫国,谢明君,牛瑞甲.社区营造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研究——以京西古村落为例[J].工业设计,2021,3(03):27-34.

着每一个聆听故事的社工，更坚定我们将“老艺人课堂”办好的决心！紧接着通过开展线下民俗体验展，以活动为切入点，吸引居民参观学习了解民俗文化，建立兴趣，提高居民参与积极性，为老艺人课堂的开课吸引人力，做好招募的准备。前期社工与社区、共建单位、老手艺人多次进行沟通协调，商讨线下体验展实施时间与场地，在这当中社工扮演协调者、资源链接者的角色，积极寻找场地，准备相关物料，利用共建单位优势，最终确定在 1 月举办线下体验展，体验展当天舞龙、锣鼓队、春联、国画、剪纸等民俗文化吸引了近 400 多名居民前来参观和体验，现场传统农耕工具展更是得到数百位居民关注，并有人询问是否售卖，想要带回家给自己的孙子看看并讲述工具背后的农村生活故事。为了更好地让居民了解民俗文化背后的由来以及具体内容，老艺人团队进行了民俗传承课程，社工为了让营造的物理空间得以持续利用，目前已依托各类场所开展传统国画、小食、音乐二胡、针线（纳鞋垫、缝制香包）、纸匠（扎龙灯、剪纸），木匠等共计 16 节课程，授课时间主要集中在周五和周日，共计受益人数 240 人，并录制抖音教程 15 篇，将 LH 社区民俗文化推广至更多群体。

表 4-4 老艺人课堂课程大纲

模块设置	课程节次	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
木匠	第一节	农耕工具的讲解与体验	1、认识农耕工具学习使用方法 2、运用木匠器材制作简易的工具。
	第二节	实地参访,现场体验与制作	
龙灯马灯	第一节	龙灯马灯历史人物与故事的讲解	1、了解与学习龙灯马灯的历史由来与相关民俗。
	第二节	装扮服饰的参观	
传统乐器	第一节	二胡的教学与体验	1、学习二胡的由来、结构以及物料的选择。 2、掌握基本的坐姿。
传统国学	第一节	画兰草，写自己的名字	1、了解国画的历史和故事 2、掌握几种花草树木的基本画法。 3、掌握汉字的结构、笔画、笔顺等
	第二节	画竹子，笔画基本写法	
	第三节	画梅花，汉字基本结构	

第四节	画菊花，笔画对应关系	基本内容。 4、可以独立完成一份国画作品和一份书法作品。
第五节	画草虫，笔画的顺序	
第六节	画山石，楷书的介绍	
第七节	画树木，隶书的介绍	
第八节	画一幅作品，写一幅自己的软笔书法作品	

本次活动也让老手艺人的尊重感、获得感、价值感得到提升。老艺人团队的组成成员均是曾经依靠手艺赖以生存的居民，而手艺活随着城市化进程渐渐被人遗忘。通过邀请老艺人授课的方式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和采访，让老艺人的被尊重感、价值感得到提升。就像老艺人们说的一句话：“我们现在的手艺以前可是要拜师的，帮师傅做事，师傅还不怎么倾囊相授，如果现在我们社区有居民愿意去学，我愿意免费教他们。”“我最后扎的一盏龙灯可是参加过芜湖长江大桥合拢”“村子里家里种田的家伙什都是我做的，家里家具都是我打的，五斗柜，八仙桌。”（C8社区居民骨干）许多居民可能对传统手艺充满好奇但缺乏机会接触，通过亲身参与和体验，居民对社区的民俗文化有了更为直观和深入地了解。这个过程中居民不仅学习到了传统技艺，还感受到了手艺背后的文化底蕴和精神传承，居民在学习中与老艺人们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增强了对社区的归属感。

4.3.2 征集老物件，打造社区民俗文化馆

通常来说，民俗文化馆主要是对民俗文化进行集中展示的场所，它是传承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说等信息的重要载体。LH社区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有着丰富的文化资产，可以展现LH社区从前的风貌，记录着当地社区居民过往的生活。因此建立社区民俗文化馆的第一步就是动员社区居民捐献老物件。社会工作者首先利用社区公众号发文线上征集，其次推动居民自身积极参与，前期形成的老手艺人团队已成为一批有号召力的居民骨干，老手艺人团队主动加入，承担起收集老物件的责任。手艺人通过口口相传，利用自己的社交网络，向周围的居民讲述收集老物件的重要性。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和劝说，比单纯的线上宣传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在他们的积极带领下，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主动捐献自己家中珍藏的老物件，甚至平常不关心社区事务的妇女也被动员起来。通过宣传和动员，一共征集到老物件100余件，包括算盘、二八杠自行车、社员证、农具、

煤油灯等。探寻 5 件老物件背后的故事，并在大江晚报专版刊登。戴老（C9 社区居民骨干）说：“我今年 71 岁了，展示的老物件是一辆‘二八大杠’自行车。这是我在 1986 年买的二手自行车，骑了 30 多年，到现在还没‘退休’。现在的娃娃们很难见到这种老式自行车了。”肖姐姐（D13 社区居民）说：“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去二、四下五去一……看着六岁的儿子趴在地上，一边背着我教他的算珠口诀，一边不太熟练地打着算盘，我仿佛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这个算盘是我外公留下的，外公教会了我珠算，我还记得他一手拿筷子一手打拍子，教我背诵珠算‘小九九’口诀的样子。”社工通过征集老物件帮助居民找回共同的社区记忆，促进邻里关系的回归，为后期工作奠定了基础。在老物件征集工作圆满完成之后，社工开始着手规划和设计 LH 社区的民俗文化馆，搭建属于社区独有的文化平台。为确保文化馆能够真正反映社区居民的集体记忆与文化特质，社会工作者决定采取一种高度参与式的设计方式，将社区居民的意见与建议融入整个场馆的设计过程。社工组织多次社区座谈会，邀请设计师、老手艺人团队、社区工作人员以及捐献老物件的居民参加，共同设计文化馆的布局和展览方案，最终决定将展览分为“三具·两区”，具体是农具、生活用具、纺织工具展览和民俗手工 DIY 区、传统美食文化体验区，以便更好地分类展示各类老物件和让居民沉浸式体验民俗文化。展览第一天现场吸引了约 150 人进行关注和驻足讨论，尤其是关于算盘、票证，居民都纷纷表示：“这个就是我们以前在村子五六十年代用的，那个时候商品没有现在这么丰富……”陈列着承载历史记忆的老物件民俗馆成功了唤起居民集体回忆。为确保展馆的可持续运营与维护，社工精心选拔并培育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讲解员，分别是社区专职工作人员、老艺人、年轻小学员代表，多元化的讲解员配置，能够满足各类参观场景的需求。社工通过开展老物件征集活动收集具有本地文化印记的旧物件，在社区二楼搭建民俗文化馆，为社区传统文化进一步活化和传播搭建了一个长期、可持续的平台和载体，

4.3.3 小结

精神性文化空间作为居民日常文化活动的情景空间，也是村落集体文化记忆的空间载体，承载居民共有的传统文化和集体记忆。社工以老手艺人课堂的方式吸引居民参与、了解社区民俗文化，以教学的形式再现传统村落传统文化的诸多生活记忆，让社区居民在重拾文化记忆和集体生活中增进社区文化认同感。同时，

社工组织老手艺人团队广泛动员居民进行老物件的征集,并进行具有传统文化性和历史回忆性的民俗文化馆打造。通过共有的文化记忆实现精神性文化空间的再造,发挥其在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重要作用。传统村落的文化基因不仅体现在文字记录和影像资料为载体,更通过农事器具、生活器物等物质载体得以具象化呈现,这些器物作为特殊记忆介质,不仅承担着文化符号的纪念功能,更构成了村改居社区特有的文化基因谱系,维系着居民的情感寄托。居民在空间迁移前普遍具有地理邻近性、生产同质性和文化相似性三重特征,相近的耕作模式、趋同的岁时礼俗、类同的居住形态构成了记忆同构的基础条件。通过将传统生产工具与生活器具进行空间再现,使居民在空间体验中得以重温共同的文化传统和村落生活,从而强化其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意识^[68]。

^[68] 刘双宁. 从分散走向整合: 过渡型社区公共性的再造逻辑[D]. 华中师范大学, 2023.

第5章 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成效评估

评估是社会工作实务过程的重要一环^[69]。在服务过程中,对每个阶段和每次活动进行评估,可以有效监测活动的完成情况、社工介入带来的社区变化以及居民的改变,同时判断社区工作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通过评估,社会工作者能够及时反思和发现工作中的问题,进而调整和完善工作方法策略,有助于总结工作经验,提升专业技巧,为服务对象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在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中,笔者通过对社区工作人员、机构工作人员、居民骨干和普通居民的访谈,全面评估了介入过程及其效果。

5.1 过程评估

本文中,过程评估主要是通过对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策略和活动过程进行分析、并观察和记录服务对象在活动中的表现,评估其在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同时对社会工作者在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中所承担的多重角色进行评价。

5.1.1 服务对象表现评估

在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实践中,社工通过观察和后续访谈对社区居民的表现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居民的参与热情和彼此间的互动呈现出逐步提升的趋势。在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促使居民从陌生逐渐走向熟悉,建立起相互信任、互惠互利的关系,形成共识与规范,构建起紧密的社会关系网络,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传统熟人社会的共同体。

初期,居民对于社工是较为陌生的,难以理解社工所做的系列工作,对入户访谈很是抗拒,且居民与社区的关系也较为薄弱,没有有效联结。动员居民参与阶段,居民参与性不高,就算来参与也是“被动”的,需要靠社工或社区去推进,当时的提案也是由社区出面寻找居民参与,相对来说更加的“个别化”,但随着工作的不断展开,参与对象的类型也在不断丰富,以“Hi·Baby”亲子园服务 0-3 岁婴幼儿及其家长,小候鸟澹西梦丰富了青少年的课余文化生活,国学妈妈班教授不识字的阿姨们再到澹西合唱团中的中青年老人们,覆盖了社区中不同年龄层

^[69] 万仞雪,林顺利. 社会工作评估活动理论取向之反思[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4, (02): 95-98.

面的人群,在改造楼栋空间计划中,部分居民表现出初步的责任意识和团队意识。虽然行动多在社工的指导下完成,但居民已经开始逐步融入项目的实施。

第二阶段,居民的表现逐渐由被动转为主动,表现出更强的参与意愿和行动能力,居民通过小规模情感交往、共同协商等系列小组活动,逐步建立起信任关系。原本“原子化”的居民开始有了更多的互动,邻里之间的关系得到修复,彼此的情感联结更加紧密。居民逐渐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并表现出一定的领导力,部分居民骨干在各项活动中承担起动员、沟通和信息传递的责任,带动更多居民参与。通过参与社区文化节、邻里节等活动,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显著提升,开始把自己视为社区文化空间的共同主人,参与活动和日常交流,居民之间的互动频率和范围增加,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社交圈子。

最后一个阶段,通过“老手艺人课堂”的开展,居民,尤其是年轻人,对传统手工艺和民俗文化的兴趣和认知有了显著提升,促进了居民对社区民俗文化的认识与挖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赋能。在老物件征集过程中,居民之间的协作和互动明显增强,原本不太参与社区事务的居民,受到了老手艺人团队的带动,主动捐献自己的老物件,甚至妇女等以往较为沉默的群体也参与其中。在打造社区民俗文化馆时居民全过程参与其中,包括选点、打造方案、讨论营造思路、组织及设计呈现内容等,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增强居民对于社区的情感认同和归属感。

通过这三个阶段的推进,居民的表现逐步从被动、分散转变为主动、团结,并整个过程中完成了从普通居民到社区文化空间治理主体的角色转变,显著提升了社区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

5.1.2 社会工作者自我表现评估

前期,社会工作者通过频繁入户“刷脸”、面对面访谈、与居民骨干的沟通交流,积极挖掘和整合社区资源,与社区党委方沟通项目各项指标量,加强社区对社会工作者和项目的认识,寻求社区的支持和配合。在走访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始终遵循着真诚、接纳、尊重等核心原则,充分了解社区存在的实际问题与需求,并倾听社区对项目的建议,对社区提出的问题作出积极回应,使社区感受到社会工作者对他们的关注,以便社会工作者更好的融入社区,与社区多主体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为接下来项目的开展奠定基础。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主要

扮演行政辅助者、资源筹措者角色，既为项目提供必要的行政支持，也为社区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利用提供保障。

在建构社区物理空间阶段，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了组织者、引导者的职能，在这个过程中，社工不仅仅是听取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更是通过对居民需求的敏感性和理解，识别出社区物理空间存在的问题，而后进行科学的行动规划，针对居民难以独立完成的综合性空间改造项目，社工积极整合外部资源并提供专业支持；而面对闲置空间的盘活利用或细微空间改造，社工扮演引导者，退出主导地位，通过开展活动等引导社区居民一起参与设计、提出议题，提升社区居民的参与能力。有效的资源整合和积极的居民引导，推动了社区居民的参与和协作，促进了社区物理空间的改善和活化。在社区物理空间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充分发挥了组织协调与引导支持的双重功能。具体而言，社工不仅注重收集和吸纳居民的意见与建议，更通过专业洞察力精准识别社区空间存在的实际问题，并据此制定科学合理的行动方案。这种基于资源整合与能力建设的双重策略，有效激发了居民的参与热情，促进了社区物理空间的优化升级与功能活化。

在第二阶段培育社会性文化空间层面，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策划者和使能者的角色。通过组织居民参与小组活动策划、内容设计和目标设定，帮助组员增强自主权。在活动实施过程中，社工鼓励居民提出想法和建议，并让他们参与决策，例如选择不同的美食主题、规划活动形式、分工合作等。这种做法使居民感受到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被重视，他们不再是被动接受的参与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和决策者。通过这种“共同创造”的过程，居民增强了自身的思考能力、策划能力、自我管理的能力，从而促进了他们对小组活动的归属感和责任感。

在第三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了协调者、资源链接者和社区动员者的角色。在组织和推动老物件征集、老艺人课堂以及民俗文化馆建设过程中，社会工作者负责协调各方资源，联系老艺人、居民和设计团队，确保各项活动的顺利进行。同时，积极调动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通过线上线下宣传和动员，引导社区居民捐献物品、参与活动，推动社区文化资产的挖掘和传承。

在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全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始终发挥着多重功能角色。由服务提供者、主导者逐步撤出转为协助者、观察者参与其中，通过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方式将权力赋予居民，鼓励社区居民表达意见，让其在社区治理中有话

语权和知情权，将社区居民转变为社区服务提供者，培育发展社区自治能力。

5.2 结果评估

5.2.1 空间得以重塑，居民交流增强

基于笔者的观察和社区居民的访谈发现，社区物理公共空间有明显改善，社区内之前被开垦的绿化带已经种植了各种花草；原本的违章建筑点经过精心改造后变成了一个安全有保障的便民停车位；曾经老旧、脏乱的楼门如今被更新为更具美感的楼门牌匾和各种展示板；楼道内杂物充斥的空间也转变成为邻里近距离接触的区域；基于社区居民多元需求所打造的空间更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周先生（D14 社区居民）谈到：“楼门打造给邻里创造了友好的相处氛围。有时上下楼的过程中看到其他居民门口有垃圾，大家都会顺手带下楼扔掉。”李阿姨（C4 社区居民骨干）说道：“以前我们楼道里常常堆放着杂物，进出都不方便。现在呢，楼道变干净了，大家都很自觉清理杂物，还有了个小休息区。你知道吗？我们经常坐在那儿聊聊天，感觉像回到了大家庭一样，特别温馨，大家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了。”姚主任（社区工作人员 A3）：“其实我们这些年一直在想，怎么让社区更有归属感，大家都能“有事做”。这些改造不光是环境上的提升，更是让大家觉得，社区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地方，它是属于每个人的。楼前花园本来是绿化问题，大家参与进来后，绿地得到了很好地保护，大家认领了绿地，自己种植了花草，这不仅仅是改善了环境，更是体现了居民对社区家园的责任感。根据居民的反馈，可以看出社区物理空间的改造不仅改善了生活环境，还促进了居民之间的互动，增强了社区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使社区变得更加温馨、有序和宜居。

LH 社区构建的室内文化空间作为居民日常进行社区公共活动和社会互动交流的平台，加强了居民之间的横向联结和居民与社区的纵向联结。原本社区内缺乏供居民交流的空间和组织活动的场所，加之社区所处地段问题，大型服务设施和活动场所不足，居民的日常交往需求得不到满足。有研究表明，当社区外部空间质量较好时，公共生活的水平和频率一定较高^[70]。陶女士（D15 社区居民）激动得说道：“社区的暑托班真是帮了我们大忙！以前暑假孩子在家没人管，我们

^[70] 肖泽磊, 高源. 公共性再造: 过渡型社区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市 L 社区的田野调研[J/OL].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11[2025-01-05].

上班也不安心。现在有了暑托班,孩子有地方去,还能学到东西,我们家长也能安心工作。我家孩子特别喜欢那些科学小实验和手工活动,每天都很期待去上课。通过接送孩子,我也认识了不少其他家长,大家经常交流育儿经验,关系越来越亲近。社区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大好事!苏奶奶(D16社区居民)说:“‘Hi·Baby 亲子园’开了以后,我每周都会带孩子去上课,老师很专业,授课内容也很有趣。每次在那儿我都能碰到几个邻居,孩子们一起玩得好开心,大人也坐在一边聊聊天,互相帮着照看孩子。”入驻 LH 社区的黄社工(B3 社工)提到:“像我们专门做了活动通知群,刚开始才 20 来个人,现在已经有 400 多人了。大家不仅在这里分享活动信息,还会把自己在社区活动的照片、视频发上去,相互点赞、互动特别频繁。这种从线上到线下的联动,也让社区的凝聚力变得更增强了。说实话,看着这样的变化,我真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在物理空间的建构过程中,居民在频繁的社会交往中熟识,居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得以增强,塑造了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

5.2.2 建立关系网络,情感得以联结

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离不开社区多元主体之间的协同共治。社工在各个阶段的空间实践强化了多元主体的联系与交往,通过关系重构促进多元主体的关系弥合和情感联结,促进信任、平等、包容和认同的社会性空间再生产^[71]。

通过访谈,笔者发现,与过去邻里之间几乎没有往来、互不相识的情况相比,现在“睦邻友好”这一概念已经深深扎根在居民心中,邻里间的互帮互助氛围逐渐形成,心田坊的田阿姨(C10 社区居民骨干)表示:“搬来好几年,周围隔壁邻居没认识几个人,虽然说抬头不见低头见,但是相互之间就是没啥交流,参加社区活动以后,我加了楼栋群,现在可热闹了,经常能看见群里有人热心提醒,这家灯没关,那家门开着呢,一些暖心小事时常发生,大家相互关心、互相帮助的感觉太好了。”通过简单日常的互动,居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良性和紧密。当然,“睦邻友好”的概念并不局限于社区居民之间,而是涉及到社区各主体中。多元主体通过集体协商凝聚价值共识,在共同参与中促进情感交流,建立起紧密联结的关系网络。顾主任(A4 社区工作人员)感叹道:“目前社区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问题变少,投诉变少,关系变好。以前附近商户和居民之间矛盾比较

^[71] 付钊. 空间嵌入与重构: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策略与逻辑[J]. 社会建设, 2024, 11 (06): 25-47.

多,居民经常投诉,现在不是你们经常举办活动,商户出钱出力做一些公益,时间久了,居民也记住了,遇到问题也愿意耐心沟通,寻找解决办法,不像以前不依不饶了。”另外,多元参与也体现在社会组织的参与,自治组织的支持、社区骨干的带动和社区居民的响应^[72]。郭书记(A2社区工作人员)提及:“有时候,仅仅依靠政府或者我们工作人员去动员居民参与社区事务是很不简单的,居民不信任我们,不愿意听我们的,但是由社区自组织、志愿队伍或者居民骨干去号召居民参与,是有实效的。这些力量具有在地性、内生性的社会基础,是有社区威望的,能够带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中去。”社工通过专业的服务挖掘居民骨干,形成自治组织,组建志愿队伍,组织多类型的文化促进居民参与。通过活动增强主体间的情感联结,激发村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推动自主化、常态化的社区互动和参与机制。陆主任(B4机构负责人)表示:“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这些活动比较陌生的,有些人也不太愿意来。后来我们用各种方式宣传,动员社区居民骨干,组织贴近民生的活动,慢慢地就把人吸引过来了。最高峰时候一场活动能有500人次,居民都积极参与,场面很是热闹。通过这些活动的累积,不管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都开始主动参与到社区事务里,大家都把这儿社区当成了自己的‘家外之家’。”社会工作介入LH社区文化空间建构,通过多元主体参与和互动,不断激发主体间的正向情感体验,推动互动过程中形成积极的情感氛围,最终实现关系重构和情感联结,促使居民回归到“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熟人社会中。

5.2.3 身份认同强化,文化自觉提升

文化身份是“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是身份认同的内在根源与深层基因。只有不断强化身份认同,才能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热情,为社区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73]。茆老(C7社区居民骨干)不止一次说道:“我教大家这些,不光是为了传手艺,更是想让咱们社区的人记住自己是谁、从哪儿来。每次看到他们学会了脸上那种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其实,教学的过程也是我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非常有成就感。这些手艺就是我的根,LH社区是我的家。”通过传授民俗技艺,代际间的经验传递,形成共同的文化实践

^[72] 顾丽梅,李欢欢.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上海的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02):83-94+170.

^[73] 刘星.社区文化空间重塑中治理逻辑的生成机制——以史家胡同为例[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33(02):5-14.

和历史记忆，强化共生文化符号的生成和传播，在社区成员间建立起深层次的情感联结与精神共鸣。

社区文化空间塑造和传承记忆的方式之一是在现代场景下重现过往的历史空间。居民戴老（C9 社区居民骨干）作为漕西老手艺人参与到场馆设计中，每次来到这里，他都会驻足观看。“参观完这个场馆后，一股感动涌上心头，作为社区变迁的历史见证者，我对社区有着无比深厚的感情，从当初和社工一起梳理这些民俗文化，再到如今展示出来，感受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家乡情怀，想起了很多从前的经历。”这种充斥着过去实践记忆的空间能够与老一辈居民的集体记忆相融合，成为连接代际经验的桥梁，更通过符号化呈现方式使年轻群体代得以具象化理解前一代人的文化生活实践，有效解决了“村改居”过程中的文化记忆断裂问题，使居民在新型居住形态下依然通过社区文化空间拥有共同的记忆。

通过征集老物件，打造民俗文化馆，有效实现生活场景的再现。馆中的展品大多数来源于居民捐献。算盘、黑白电视、各种农具、自行车等各类展品原样重现了曾经的村落生活。陈叔叔（D17 社区居民）提到：“以前这些东西家家都有，家家都用，现在是搬一次家，丢一些，像我们以前用葫芦做的水瓢，自己编的草鞋，岁数小的人只怕都没见过……”这些实物展品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设计内容，使文化馆与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居民在参观过程中不仅能够欣赏到自己的生活印记，更能看到自己的文化创造。这种“活态”民俗馆的创新形式，通过实物展示与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既生动再现了历史风貌，又有效延续了社区集体记忆。同时，这种参与式的文化展示模式强化了居民的文化主体意识，促进了社区文化认同感的形成，实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社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郭书记（A2 社区工作人员）说：“我们通过给居民授课，向居民征集一些传统的老物件，将独属于 LH 社区的文化打造出来，让我们居民能够回忆起自己过去的的生活，其实也是对村庄集体的一种历史回忆。民俗文化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能够让居民之后产生情感上的共鸣，保持居民之间的粘性，是我们再次走向熟人社会的“敲门砖”，所以我们想把它继续传承下去，让生活在社区里的居民都能有所怀念，把社区共同体意识继续延续下去。” LH 社区民俗文化馆的亮点在于巧妙融合了文化展示、生活体验和居民参与互动。通过动员居民捐赠具有历史

价值的老物件，实现了物质载体的空间呈现，又以老物件为切入点，邀请捐赠者口述老物件背后的生活图景，使参观者在聆听与对话中触发个体记忆的共鸣，这种参与式叙事活动不仅促进了代际经验的传递，还通过记忆共享增强了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为重构社区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的文化纽带。

第6章 结论与反思

6.1 研究结论

6.1.1 社会工作介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路径

本文以 LH 社区为研究对象,以空间生产理论作为重要理论指导,聚焦社区文化空间的核心问题,从营造物理性文化空间,匹配居民需求、构建社会性文化空间,重构社会关系、拓展精神性文化空间,培育文化意识三个维度进行介入,达到空间得以重塑,居民交流增强、建立关系网络,情感得以联结、身份认同强化,文化自觉提升的实际成效。基于研究成果,社会工作介入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具体路径为:

第一,营造物理性文化空间,匹配居民需求。在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承担主导者和赋能者的角色。面对居民难以自主建构的多元文化空间,社工依托自身专业能力,与社区、高校等相关资源方沟通协调,基于居民需求规划并建设多功能文化场所—漕西睦邻中心。同时,在更新和利用零散闲置楼栋空间方面,社工给予居民充分的信任,以提案征集的方式收集居民意见,并推动方案落地,实现由居民主导的物理文化空间建设。在多元文化空间建构完成后,社工进一步策划并开展各类社区文化活动,使物理空间得到充分利用,促进居民间的互动交流,为后续社区文化建设奠定基础。

第二,构建社会性文化空间,重构社会关系。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承担服务提供者和引导者的角色。前期,社工以居民兴趣为切入点,组织开展小组活动,将原子化的个体初步联结为具有共同目标的临时群体,为后续关系网络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小组中期,社工通过专业服务协调组员关系,促进组员间的良性互动,逐步将权力转移给居民骨干,鼓励并引导社区自组织自主开展活动和参与社区事务。通过赋能居民骨干,为社区自组织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后期,社工通过搭建多元互动平台,将小组活动延展至社区层面,构建起纵横交织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后,社区精英对居民进行二次动员,推动各类文化活动的开展,居民在持续的互动中由被动参与转变为主动投入,增强社区主体意识,进而激发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多元主体在具体的活动中得以共生情感，实现关系的重构。

第三，拓展精神性文化空间，培育文化意识。这一阶段，社会工作者主要扮演承担资源整合者与引导者的角色。社工积极寻求并链接社区内外部资源，包括社会组织、社区物业、社区居民骨干等，实现多方协同，推动社区民俗文化馆的建设。同时，社会工作者开展老手艺人课堂，吸引居民参与民俗文化体验，以教学形式再现传统村落的文化记忆，使居民在重温民俗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增强文化认同感。同时，社工组织老手艺人团队广泛动员居民进行老物件的征集，并进行具有传统文化性和历史回忆性的民俗文化场馆打造。借助共有的文化记忆实现精神性文化空间的重塑，发挥其在社区认同和社区整合的重要作用。社会工作通过挖掘和创新社区传统文化，促进社区居民骨干主体性实践，培养居民的主体意识和责任，重组精神文化空间，培育居民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集体归属和心理体验，重构文化秩序和集体共识。

6.1.2 不同类型社区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

虽然物理性文化空间、社会性文化空间和精神性文化空间在建构过程中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三者并不是相互割裂的关系，反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物理性文化空间作为社区日常生活的实体部分，是社区居民实践活动的物质载体；社会性文化空间作为居民和社区组织建构的行为与实践活动，是各类社会关系的载体，是最直接展现社会工作实践价值和意义的领域；精神性文化空间是居民的空间体验和想象，包括居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体验，能够转换为主体意识和参与意识。改造与治理物理性文化空间既满足居民休憩需求，又可为社会性文化空间和精神性文化空间提供基本的物理空间条件；社会性文化空间的营造有利于居民找到志趣相投的伙伴，通过参加文化活动，社区居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增加，使居民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从个人走向公共生活，这为精神空间的生产提供源泉；精神性文化空间作为价值内核有利于多元主体达成共识性目标，推动物理空间的优化也有利于居民表达文化诉求，塑造居民的实践活动，培育居民的文化自信、身份认同、集体归属感，培育独特的文化意识和体系。由此可见，物理空间对社会空

间和精神空间的生产起到工具性作用。社会空间与精神空间互相影响，也共同为物理空间的延续提供内生力量^[74]。

6.2 实践反思

6.2.1 社会工作者应注重挖掘文化资源

在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深入挖掘寻找社区独特的历史底蕴及文化内涵。文化的作用是潜移默化、深远持久的，承载着居民的情感共鸣和共同的价值追求，为社区治理注入柔性力量。因此，社工需深入挖掘社区内的文化底蕴，将其融入公共空间的规划与建设中，塑造具有文化特性的生活空间，打造具有地域特色且能引发居民情感共鸣的文化品牌。具体而言，物质空间层面社工应从社区本身有什么出发，从居民自身需要什么出发，深度挖掘整合社区文化资源，提炼深受居民喜爱且具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元素与符号，将其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文化标识，巧妙融入空间设计中，保留具有乡土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为居民构筑起强烈的场所认同感。其次，不断丰富文化品牌的内涵，在形式、内容等方面加以创新，大力传承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文化遗产，以传统节日为契机，定期举办规模较大、参与度高的一系列特色文化活动，力求回归社区本土性、居民日常文化生活场域，展现社区独有的文化魅力和历史底蕴，进一步增强居民参与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意识。最后，可借助现代科技手段，推动文化品牌与数字化技术相结合，扩大其传播范围与影响力激发居民的广泛参与，从而形成良好的社会效应，为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注入持久活力。

6.2.2 社会空间治理应以居民需求为导向

当前的社区治理依然是政府主导的，居民的需求被“中介”如街道办代理，这使得居民成为社区服务的被动接受者，社区治理的主体性参与不足以及内生动力无法激发。政府主观判断的“居民需求”可能不够准确。居民等关键行动者的参与缺失，使得同样的治理目标，可能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结果是群众的认可度和满意度也不高^[75]。大卫·哈维曾指出，空间生产的真正出路，在于围绕人的基本权利，尤其是尊严等核心要素，进行精心策划与空间设计^[76]。在社区文化空

^[74] 陈蓉. 公共空间生产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D]. 兰州大学, 2022.

^[75] 杨莉. 以需求把居民带回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J]. 社会科学战线, 2018, (09):195-201.

^[76]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间建设中,社区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确保建构成果真正满足居民的期望。空间的治理不仅仅是对物理空间的营造,更深层次上还涉及到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认社会关系的构建、社区共同体意识的培养等。社工必须以精准识别和开发居民需求为基础,积极号召居民开展社区环境微更新、楼栋花园微治理等,贴近居民生活、参与度高且成效可见的公共事务,激活社区居民的行动潜力,注重将居民对文化归属、邻里互动的情感诉求融入社区空间更新实践,使空间治理成为居民表达价值主张、重构社区认同的载体,将满足居民需求作为社区空间治理项目的出发点,让居民在社区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与认同感,从而实现社区文化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提升。

6.2.3 社会组织需提升专业化服务水平

社会组织在中国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相关体制机制尚未完善,独立性较弱,其运营资金主要依赖政府支持,限制了自身发展空间。由于缺乏持续的资金来源,难以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吸引专业人才,导致专职人员数量不足且流动性较大。通常情况下,项目周期为一年,但人员频繁更替使得项目难以连贯推进,影响实施效果。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服务依赖于高素质人才,然而当前的低收入水平难以吸引能力强的人员加入,而专业能力的不足又进一步制约了组织发展,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要对社会组织进行系统赋能,使其深度参与社区空间治理,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制度不仅包括社会组织内部的组织架构,还包括相关规范章程,从设立到维护全过程的制度建立,为后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其次,要注重挖掘和培育社区骨干力量,将其作为社会组织发展的核心支点。社区人才是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也是推动社区治理的重要资源。加强人才培养,通过专业化培训和实践锻炼,打造一支既热爱社区事务又具备专业能力的核心团队。最后,政府应适度向社会组织赋权,充分发挥其在社区治理中的专业优势和实践经验。赋予社会组织更多治理权限,使其在社区空间更新、公共事务管理等领域掌握更多主动权,从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的效能与居民满意度。另外,大力支持社区自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政府购买的服务项目周期通常为一年,扣除前期调研、对接及后期评估等环节,实际执行时间不足十个月。因此,项目成果的巩固与延续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区自组织的持续运作。社区自组织作为居民自发形成的治理主体,能够更直接地反映居民需求,维护居民权益,并

在社区事务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形成以居民为主体的社区治理格局。

6.2.4 社会工作应拓展空间想象力

社会空间理论为应对当前社会工作实践中的“碎片化”和“技术化”困境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工具。通过空间视角，社会工作能够回归其本质特征和“社会”属性，推动更加系统和整合的实践模式^[77]。空间作为一个整体性、复合型和开放性的概念，要求社会工作者具备空间的想象力，从整体上把握问题的全貌。这种空间思维不仅有助于理解社区问题的复杂性，还能为社会工作实践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在城镇化和外部力量的介入下，社区空间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资源失配、关系失调和文化失序等问题。具体表现为公共空间被资本侵占、邻里关系断裂以及传统文化空间衰落等现象。这些问题的本质是空间被重新生产的结果，然而，当这种再生产由外部力量主导而非本地居民自主塑造时，往往会加剧空间不平等和社会关系的异化。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工作需要强化对空间事物和空间关系的感知与想象，并尝试以空间为治理对象或依托，通过空间的具象化和概念化，探索新的治理议题和方法。例如，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重新规划公共空间、组织居民共同参与空间改造，推动社区文化空间的再生产，增强居民的归属感和文化认同。这种空间治理不仅能够有效回应居民需求，还能促进社会关系的重构，提高社区凝聚力。未来，社会工作者应进一步提升空间想象力，以更关怀的视角、更开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经验，展开对空间使用的想象。

^[77] 张江龙. 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意义和实现路径[J]. 江汉论坛, 2020, (09): 139-144.

参考文献

- [1] Louis H. Die geographische gliederung von Gross-Berlin(M). Stuttgart, Germany: Englehorn. 1936:146-171.
- [2] Andrews, R.B. Elements in the Urban Fringe Pattern. 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1942, 18(5):168-183.
- [3] Wehrwein G S. The Rural Urban Fringe[J]. Economic Geography, 1942, 18:217-228.
- [4] Pryor R J. Defining the Rural Urban Fringe[J]. Social Forces, 1968, 47(2):202.
- [5] 李培林. 巨变: 村落的终结——都市里的村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 2002(01):168-179+209.
- [6] 顾永红, 向德平, 胡振光. “村改居”社区: 治理困境、目标取向与对策[J]. 社会主义研究, 2014(03):107-112.
- [7] 赵志虎, 陈晓枫. 加强自治, 鼓励多元主体参与 大力推进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升级[J]. 人民论坛, 2019(33):62-63.
- [8] 刘红, 张洪雨, 王娟. 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下的村改居社区治理研究[J]. 理论与改革, 2018(05):153-162.
- [9] 黄成亮. 村改居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其破解[J]. 中州学刊, 2019(02):80-85.
- [10] 崔宝琛, 彭华民. 空间重构视角下“村改居”社区治理[J]. 甘肃社会科学, 2020(03):76-83.
- [11]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Wiley-Blackwell, 1992.
- [12] Fuoss K W. “Community” contested, imagined, and performed: Cultural performance, contestation, and community in an organized-labor social drama[J]. Text and Performance Quarterly, 1995, 15(2):79-98.
- [13] 杨·盖尔. 交往与空间[M]. 何人可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92, 44.
- [14] 李效梅, 袁雪峰. 基于邻里单元思想的居住区设计再认识[J]. 四川建筑科学研究, 2008(02):197~199.
- [15] 罗伯特·帕特南. 《独自打保龄: 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M]. 刘波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6] Soja E W. The Socio-Spatial Dialectic[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2015, 70(2):207-225.
- [17] 陈波, 张洁娴. 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的建设现实与未来设计——基于全国 17 省 46 社区的考察[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06):23-31.

- [18] 曾莉,周慧慧,龚政.情感治理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公共文化空间再造——基于上海市天平社区的实地调查[J].中国行政管理,2020(01):46-52.
- [19] 凌嘉彤,高鉴国.中国社区文化中心服务标准化研究——基于上海,济南和青岛三市的调查[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 2017(6):56-59.
- [20] 王子琪,付昭伟.弹性、活性、粘性:再论城市文化空间的治理[J].中国行政管理,2020(8):146-148.
- [21] 郑萍.文化民生视野下的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J].城市发展研究,2011,18(11):115-118.
- [22] 林淼.生态视角下乡土文化传承的整合社会工作——一个广州从化乡村项目的个案研究[J].社会工作,2012(04):35-39+43.
- [23] 萧子扬.“优势治理”:制度优势何以服务我国乡村文化振兴[J].图书馆,2020(04):1-7+28.
- [24] 姜鹤,汪新建.城市化过程中过渡型社区的长效治理:“三社联动”的视角[J].城市观察,2021(03):143-152.
- [25] 张和清.社区文化资产建设与乡村减贫行动研究——以湖南少数民族 D 村社会工作项目为例[J].思想战线,2021,47(02):21-29.
- [26] 陈莹.农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与服务路径优化——基于场景理论的分析[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2(01):32-40.
- [27] 屈群苹,孙旭友.“非城非乡”：“村改居”社区治理问题的演进逻辑——基于浙江省 H 市宋村的考察[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0(05):112-118+148.
- [28] 蒋福明.“村改居”社区文化及其困境探讨[J].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03):87-90.
- [29] 纪芳.村改居社区的概念辨析及其性质特征[J].农村经济,2023(01):63-74.
- [30] 吴莹.空间变革下的治理策略——“村改居”社区基层治理转型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7,32(06):94-116+244.
- [31] 吴宗友,丁京.过渡型社区的空间“聚—离”与包容性治理[J].中州学刊,2022,(06):62-70.
- [32]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8.
- [33] 费孝通.当前城市社区建设一些思考[J].群言,2000(08):13-15.
- [34] 黄江平.社区文化空间的多元建构——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三林镇为例[J].上海文化,2013(12):50-59.
- [35] 伍乐平,张晓萍.国内外“文化空间”研究的多维视角[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6,37(03):7-12.

- [36] 谢锡文,郭佳琦.空间制造:文化社区、文化资本与文化生产——基于“文学生活馆”公共文化空间建构的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04):12-18.
- [37] 王承旭.城市文化的空间解读[J].规划师,2006,(04):69-72.
- [38] Hanifan,L.J.The Rural School Community Center[J].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1916,67(1).
- [39] Pierre Bourdieu.The Forms of Social Capital/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Westport,CT.:Greenwood Press.1986:286.
- [40] Coleman,J.S.Foundations of Social Theory[M]. Cambridge 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90:302.
- [41] Putnam,R.D.Robert Leonardi,and Raffaella Y.Nanetti.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167.
- [42] 张文宏.社会资本:理论争辩与经验研究[J].社会学研究,2003(04):23-35.
- [43] 张文宏.从社会资本的视角反思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社会治理[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74(05):148-155.
- [44] 方亚琴,夏建中.社区治理中的社会资本培育[J].中国社会科学,2019(07):64-84+205-206.
- [45] 张景浩.上海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文化治理机制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2.
- [46] 刘祖云,王太文.“社区营造”:理论渊源及其理论转译[J].理论探讨,2023,(05):62-69.
- [47] 闵学勤.社区营造:通往公共美好生活的可能及可为[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8(06):55-62.
- [48] 余华.社区营造:协商空间的构建及地方归属感——以杭州良渚文化村为例[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40(01):19-26
- [49] 夏铸九.一个批判性回顾与展望——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教研实践[J].新建筑,2007(06):6-10.
- [50] 张子凯.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述评[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05):10-14.
- [51] 范颖,周波,唐柳.基于文化空间生产的民族地区乡村文化振兴路径[J].规划师,2019,35(13):62-69.
- [52] 黄海平.城镇化道路上的夹层:城乡结合部“村改居”社区考察[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6):114-124.
- [53] 陈波,穆晨.论现代城市社区文化空间存在感[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02):28-37.

- [54] 艾恒平,林通,姬艳涛.空间变革下的社区安全治理策略——以“村改居”治安治理现代化转型为例[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9(05):106-116.
- [55] 谷玉良,江立华.空间视角下农村社会关系变迁研究——以山东省枣庄市 L 村“村改居”为例[J].人文地理,2015,30(04):45-51.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5.04.008.
- [56] 吴冰洁.失地农民市民化困境的解读——一个社会空间分析视角[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06):23-26.
- [57] 朱媛媛,罗源,王优聪,等.城乡要素交互作用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演变及机制研究——以河南舞阳县柴庄村为例[J].地理科学,2023,43(05):847-859.
- [58] 冉华,耿书培.农村社会变迁中村落共同体的线上建构——对宁夏中部 Z 村的考察[J].开放时代,2021,(03):180-192+11.
- [59] 杨绘荣,刘佳佳.“村改居”居民文化认同的消解与重塑——多元空间的视域[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03):34-44.
- [60] 黄永林,刘文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空间的特性[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60(04):84-92.
- [61] 李红波,胡晓亮,张小林,等.乡村空间辨析[J].地理科学进展,2018,37(05):591-600.
- [62] 费孝通.江村经济[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129.
- [63] 葛平浩.空间视角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治理研究[D].上海师范大学,2021.
- [64] 冷向明,吴旦魁.空间叠加与社区治理机制适配性研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7(05):89-98.
- [65] 杨贵华.重塑社区文化,提升社区共同体的文化维系力——城市社区自组织能力建设路径研究[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3):92-98.
- [66] 周梦,卢小丽,李星明,等.乡村振兴视域下旅游驱动民族地区文化空间重构:一个四维分析框架[J].农业经济问题,2021,(09):68-79.
- [67] 郝卫国,谢明君,牛瑞甲.社区营造模式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化研究——以京西古村落为例[J].工业工程设计,2021,3(03):27-34.
- [68] 刘双宁.从分散走向整合:过渡型社区公共性的再造逻辑[D].华中师范大学,2023.
- [69] 万仞雪,林顺利.社会工作评估活动理论取向之反思[J].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02):95-98.
- [70] 肖泽磊,高原.公共性再造:过渡型社区治理有效的实践逻辑——基于武汉市 L 社区的田野调研[J/OL].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1[2025-01-05].
- [71] 付钊.空间嵌入与重构:社会工作参与乡村公共空间再生产的策略与逻辑[J].社会建设,20

24,11(06):25-47.

- [72] 顾丽梅,李欢欢.行政动员与多元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基于上海的实践[J].公共管理学报,2021,18(02):83-94+170.
- [73] 刘星.社区文化空间重塑中治理逻辑的生成机制——以史家胡同为例[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21,33(02):5-14.
- [74] 陈蓉.公共空间生产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D].兰州大学,2022.
- [75] 杨莉.以需求把居民带回来——促进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探析[J].社会科学战线,2018,(09):195-201.
- [76] HARVEY 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M].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09.
- [77] 张江龙.面向空间的社会工作实践:理论意义和实现路径[J].江汉论坛,2020,(09):139-144.

附录

一、访谈对象基本信息表

1. 访谈对象（社区工作人员）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A1	男	38	社区主任
A2	男	44	社区书记
A3	女	35	社区副书记
A4	女	42	社区主任

2. 访谈对象（机构社工）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B1	女	24	项目社工
B2	女	33	机构负责人
B3	女	27	项目负责人
B4	女	23	项目助理

3. 访谈对象（社区居民骨干）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身份
C1	男	64	老年大学校长
C2	女	58	合唱团负责人
C3	女	56	美食文化小组
C4	女	60	楼栋长
C5	女	55	舞蹈队负责人
C6	女	56	志愿服务队
C7	男	75	老手艺人

C8	男	77	老手艺人
C9	男	65	老手艺人
C10	女	53	心田坊负责人

4. 访谈对象（社区居民）基本信息表

编号	性别	年龄	居住时间
D1	女	31	5.5 年
D2	女	57	10 年
D3	男	56	10 年
D4	男	81	11 年
D5	女	58	10 年
D6	女	35	7 年
D7	女	33	6 年
D8	女	64	11 年
D9	男	77	11 年
D10	女	36	7 年
D11	女	47	10 年
D12	男	83	11 年
D13	女	28	10 年
D14	男	37	10 年
D15	女	36	9 年
D16	女	65	10 年
D17	男	58	10 年

二、访谈提纲

1. 社区工作人员访谈提纲：

1. 在社会工作介入之前，咱们社区的空间建设状况如何？
2. 社工介入后，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有什么变化吗？
3. 您认为社区文化空间建设最重要的是什么？社工介入后，社区发生了哪些具体变化？您能举一些例子吗？
4. 社区的物理空间建成后是否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这些空间的实际利用情况如何？
5. 在文化空间构建过程中，社区居民是否发挥了主体作用？社区居民骨干的动员效果如何？他们是否有效引导了普通居民的参与？
6. 物理空间建成后，社区内部关系是否得到改善？居民之间、社区与居民的关系是否更加和谐？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7. 您认为社区文化空间的构建对整个社区来说有什么好处？
8.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您认为居民对社区文化空间是否已经建立了认同感和归属感？
9. 您认为目前社区文化空间建构实践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实现了哪些目标？
10. 在实际建构过程中，您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吗？

2. 机构社工访谈提纲：

1. 在最初的调研过程中，您认为 LH 社区文化空间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2. 在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您作为社工的职责是什么？请简要介绍一下您的介入思路和方法。
3. 您认为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目标是什么？在实施过程中，您认为自己主要承担了什么角色？
4. 在社区文化空间建构过程中，居民是否真正发挥了主体作用？
5. 您是如何选择社区居民骨干的？他们的表现如何？您认为他们是否在带动普通居民方面发挥了作用？
6. 在推动多个主体合作的过程中，您采取了哪些行动？您认为各方主体的合作关系是否得到改善？
7. 通过社工介入，您认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否有所增强？

8. 您认为当前的实际工作中有哪些不足之处？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

3. 社区居民骨干访谈提纲：

1. 能简要描述一下您在社区中与其他居民的交往情况吗？您认为自己在社区事务中具备领导力的原因是什么？
2. 您了解社区文化空间的建设情况吗？参与过哪些与文化空间相关的活动或实践？
3. 您是否是主动参与社区文化空间建设的，还是在其他人的带动下参与的？
4. 您认为现有的物理空间能够满足居民的日常需求吗？日常使用情况如何？
5. 您认为通过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社区发生了哪些变化？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6. 在空间建构成功后，居民之间的互动和社交是否有所增加？社区与居民、社工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是否更加紧密？
7. 文化空间的建构是否改善了您的生活质量？请举例说明。
8. 您参与社区活动后，是否感觉与其他居民的关系有所改善？
9. 在实际建构过程中，您认为有什么不足之处？如果可以改进，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4. 社区居民访谈提纲：

1. 能简单描述一下您以前与邻居之间的互动吗？
2. 您了解社区文化空间建构吗？您参与过哪些相关的实践或活动？
3. 您是主动参加社区文化空间建构的，还是在他人带动下参与的？
4. 您认为社区的空间是否满足居民的需求？日常中，您通常如何使用这些空间？
5. 您认为空间建设后，社区有哪些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好处？
6. 在公文化空间的建构后，社区内外的关系是否变得更加紧密？居民之间、社区与社工之间的互动是否增加？
7. 您认为文化空间的建构后对您的生活产生了哪些改变？能具体举例说明吗？
8. 您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后，是否与其他居民建立了更多的联系？这种互动是否增强了您对社区的认同感？
9. 您认为在社区文化空间的建构过程中，是否存在某些不足之处？您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改进？

致谢

春光作序，万物和鸣。这几日，宿舍池塘边，那棵玉兰开了，春天也来了。论文完成的这一刻，心里很平静，仿佛那些崩溃的瞬间从未有过。一晃眼，我27岁了，求学二十余载，最青葱最活力的年岁都在学校度过，不管我是否愿意，成长的笔也将要为这段旅程画下句点了。

眷眷师恩，永记于心。回首在安工程的五年，最想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包先康教授，栽培之恩没齿不忘。感谢您时时鞭策督促，让学生在倦怠拖延时得到提点和鼓励；感谢您以丰富的学养倾心教导，让学生在灰心疲惫时获得治学的方法和途径；感谢您以深广的人文情怀启迪学生，开拓人生境界与视野；感谢您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引领学生，锤炼学术思维与能力。感谢您在学业上悉心指导，字斟句酌，为学生拨开迷雾；感谢您在生活上关怀备至，嘘寒问暖，为学生排忧解难；感谢您节假日的聚餐安排，让学生在忙碌中感受温暖与关心。很多细节，让同学们羡慕不已，我既感动也骄傲，衷心祝愿您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阖家欢乐！未来虽未知，但携您所教，砥砺前行。

饮水思源，感恩亲人。求学长阶，步步苔痕，每一道褶皱里都浸着父母半世春秋的掌温。没有父母真的难以走到现在，虽不优秀，但他们一直以我为骄傲，从未放弃我，犹记那年亲戚们都说别再读书了，父亲却坚定的说：“让孩子再试试。”母亲只一味掏出厚厚的一沓钱让我再去上学，如今弟弟上高中，与我待遇是截然相反。他们用满是冻疮的手掌，托住我摇摇欲坠的象牙塔，我无以为报，只可恨在不懂事的年纪，曾让父母千百次操心，是我不孝，在心中无数次许下宏愿要报答父母，只恨自己羽翼不够丰满，能力不够强大，相信总有一天我可以接下父母身上沉重的担子。这世间真真假假，可唯有父母的爱是无解的命题，感恩父母倾尽半生让我成为全国占比不到1%的研究生，感恩父母用全部的爱滋养我长大，让我有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看世界的机会。感谢我的爷爷，他对我很好很好，从没有一点重男轻女，1块钱的早点舍不得吃却会给我买20块钱一斤的樱桃，所有昂贵应季的水果，所有我爱吃的东西他都会舍得给我买，只是遗憾他去年去世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还没能拿上工资孝顺他，也没能见他最后一面。人生诸多遗憾，惟愿家人健康平安顺遂。

途有好伴，不觉长远。我很幸运，幸运在我求学每个阶段，都有那么要好的朋友陪伴。初中相识张鑫、王霞，青春才几年，我的朋友占了十几年，今年她们一个订婚，一个买房，真心希望她两越来越好，而我毕业，希望三个人的友谊，谁也不拥挤。高中相识李志鹏，他说上学时候当跟班给我买糖，上班以后给我当司机买炸串，我想说，不管以后如何，记忆里永远美好。复读相识黄玲玲，我曾说她是唯一我永远不会拒绝随叫随到的人，我们在一起总是很疯很快乐，不管说一句什么都能逗她哈哈大笑。专科相识周卓星，刚开始看她不顺眼，觉得她矫情烦人，后来觉得她真可爱，许久没见，有些想她。本科相识鲁玲玲，她真的从各种经历上来说就是另一个我，但我们性格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不同却十分要好，永远不会忘记过年期间半夜 12 点买票，凌晨 2 点回我消息，早上 10 点给我了一个拥抱，我要她一直快乐幸福，未来我会一直陪伴她。还有刘雄，本科研究生同窗 5 年，他是一个很正直很好的人，虽然行事说话大直男，但在本科期间帮助了我很多很多，教我面对那些不友好，一起打球吃饭学习互相吐槽鼓励，当然还要感谢他帮我改毕业论文格式，也愿他未来如愿。研究生相识吴沈情，她是一个热情似火、活力四射的女孩，爱美爱吃爱玩，我们一起吃了很多顿饭，我们一起彻夜畅聊互相吐槽，是她让这枯燥的研究生生活不再孤单。很少说谢谢，因为觉得朋友之间说谢谢有些见外有些矫情，但在合上这本书，走向下一段旅程之际，真的想说一句谢谢，谢谢你们不厌其烦的夸我鼓励我帮助我陪伴我，用爱打捞着时常沮丧的我，让我觉得“哇！人生真美好啊！”希望青春尽头，仍是你们。

最后，不知如何感谢自己，问问十几岁的自己，现在的我是她想成为的样子吗？应该不是吧，不再肆意如风，没有笑颜如花，不曾行万里路，不再读万卷书，长成了普通有点丧气的大人。少时，梦想仗剑走天涯，以为手中握着的是整个世界，眼里燃着不灭的火，心中装着不羁的风，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未来是一片无垠的旷野，任我驰骋。然而，现实的风霜终究折断了那柄想象中的剑，也磨平了那些锐利的棱角。站在时光的缝隙中，回望来路，久困于十八岁那场考试的遗憾里，无法自拔，时至今朝，谈起依旧泪流满面。但万云载尔入长空，经年黯淡尽尘封，总是要与明媚的自己再度重相逢。成长本就是一场与自己的和解。深呼吸一口浊气，告诉十几岁的自己，已经很棒啦！未来，慢慢努力，慢慢行路，认真读书，好好生活。

愿有酒有肉日复日，无风无雨年复年。